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智慧故事总集

9



现代

孙中山趣谈道理

有一次，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讲民族主义。礼堂不大，听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一些，听着听着有人要入睡。这时，孙中山便穿插一个故事说：

“那年我在香港读书时，看见许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谈得很起劲，有人哈哈大笑。我觉得奇怪，便上前问一下。有一个苦力说：‘后生哥！读书好了，知道我们的事于你无益。’又一个告诉我：我们当中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5块钱，买一张马票，牢牢记住那上面的号码，把它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杠里。等到开奖，竟真的中了头奖，他欢喜万分，以为领奖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杠子过生活了，就把竹杠狠狠地扔到大海里。不消说，连那那张马票也一齐丢了。因为钱没到手先丢了竹杠，结果是空欢喜一场。”

说到这儿，大家听得入迷，禁不住笑了起来。孙中山接着归到本题：“对于我们大家，民族主义就是这根竹杠，千万不能丢啊！”

孙中山就是运用这种生动风趣的谈吐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深受群众的欢迎。

徐锡麟借镜教人

辛亥革命著名烈士徐锡麟，早年曾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过副监督（副校长）。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而且很讲究方法。

一次，有位衣冠华丽的学生偷了同学的一些东西。徐锡麟知道后，把这个学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平静地问：“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叫你来？”

学生满不在乎地答道：“我不知道。”

徐锡麟盯着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抓到了一个小偷。”

话音刚落，学生的脸色顿时变了，但还是故作镇静地问：“小偷在哪里？”

徐锡麟递给他一面镜子，并且严肃地说：“你看，小偷就在镜子里，你仔细照照他吧，先照照外貌，再照照灵魂。”

这个学生接过镜子，不敢看一眼，羞愧万分地低下了头。

徐锡麟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固然需要讲究外表，但是更应具备纯洁的灵魂。只有灵魂纯洁，才能达到学问渊博。”

几句话说得这个学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叶挺摔银元脱险

1922年，广州城内乱成一片。军阀陈炯明的叛军冲进城内，大肆杀戮。

“轰轰轰！”叛军发射出的炮弹相继落在孙中山总统府旁，局势极其严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叶挺（公元1896—1946年）率先护卫着孙中山脱离险境，一直将孙中山送上“永丰”舰驰往黄埔避难。

叶挺放心不下他的兵，又重返总统府。叛军借炮火的掩护，疯狂地扑向

总统府。叶挺指挥他的第二营，英勇作战，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叛军的进攻。

叛军杀红了眼，黑压压的后续部队一队接一队开往这里。叶挺见寡不敌众，为保存实力，他果断地命令：全部伺机突围！

总统府外一片硝烟，叶挺亲自断后持枪射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当他们快退出包围圈时，一道墙横亘于前。他们正想绕道时，“突突突！”不远处传出轻重机枪的射击声。敌人猛烈的枪弹织成一道严密的火力网，而且敌人还在拼命追上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挺突然急中生智，将随身携带的银元箱猛然往地上一摔。“叭！”白花花的银元撒了一地。叶挺顺手大把大把抓起，抛向尾随在后的敌军群中。敌军先是一愣，疑是手榴弹，纷纷抱头躲避，等飞行物落地，看清是白花花的银元时，怪叫着你争我夺起来。

这帮见钱眼开的家伙早忘了开枪追人，叶挺率兵乘机脱险。

贺龙智擒走私犯

1925年的一天傍晚，在湖南北部澧州担任镇守使的贺龙（公元1896—1969年），突然接到值勤官的报告：刚才在澧水河上发现一艘英国商船，经检查，满载的货物中夹带着枪支弹药，还有不少鸦片。

贺龙一听，怒喝道：“船、货全部扣下！”

当天晚上，那个英国商人就找到了英国驻湖南的使官。第二天，那使官气势汹汹地来到澧州镇守使办公室，找贺龙算帐。他傲气十足地说：“请问贺镇守使，我大英公民漂洋过海来华经商，有什么罪过？”

“正当经商，丝毫无过。”

“既然无过，你的部下为何扣我船只，拦劫货物？我代表英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船和所有货物必须立即如数归还，并且要你严惩拦劫我大英船只之人。不然，我们法庭上见！”

贺龙不慌不忙地说：“使官先生，我哪敢扣押贵国的商船？已经派人去查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立即将船、货全部归还。”

英国使官更加神气十足地说：“那么，你现在就把我们的船和货物交出来！否则，我们的一切损失，全部由你承担。”

贺龙平静地说：“船上的货物正在清点，请你先把船上的货物列个清单。如果和我们查的数目相符，就证明是你们的船，货物有一件我们还一件，保证丝毫不差。”

且说那英国使官一口气把船上的货物名称、数量写完后，傲慢地把清单推给了贺龙。贺龙一看，清单上一般货物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没有写上枪支弹药和鸦片。于是问道：“船上的货物全写了吗？”

那英国使官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

就在这时，值勤官根据贺龙的事先布置，跨进办公室，对贺龙敬礼后说：“报告镇守使，奉您的命令查看，我们果真扣了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船上货物已全部清点，在货物中还有一些枪支弹药和鸦片。”

贺龙故作惊讶地大声道：“什么，船上装有枪弹、毒品？”

年轻军人答道：“是！”

贺龙软中带硬地说：“使官先生，既然船上有枪弹和毒品，和您开的清单实不相符，看来此船不是贵国的了。至于我们如何处置，请您不必再来干

涉！”

英国使官听了这话，傻眼了，忙讨好地说：“镇守使忠于职守，实在是可佩、可敬！不过船确是我国商人的，带些鸦片是他们自己途中用的，枪支弹药么，当然是海上自卫用的。”

贺龙说：“既然船是你们的，为什么你的清单上货物不全写上呢？现在，我请你补写一次，把船上的货物品种、数量都写清楚。如有半点不符，不要怪我贺龙不客气。”

英国使官无可奈何地把枪支弹药和鸦片的数目全部写了出来，贺龙又让他签了名。贺龙看一切手续完备，把清单折叠起来紧紧抓在手里，声色俱厉地说道：“尊敬的使官先生，我们现在正查找危害我国安全的军火、毒品走私犯。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又证明这船是你们英国的船只，我们只好依法办事了。国际法想必你是知道的，私运军火是要严惩的，走私贩毒更应从严。你们理应受到惩罚，这是你们自食其果！”说罢，贺龙对着客厅门外一挥：“抬上来！”

话音刚落，那值勤官带着几个战士把装着枪支弹药和毒品的货箱抬进客厅。贺龙面对那使官，一手拿着清单、一手指着货箱上的英文商标，威严地说：“我要把此案向全世界公布，把你们交给国际法庭去审判！”

那英国使官顿时虚汗淋漓，无言以对。贺龙当即命令把走私商人依法逮捕。

蔡廷锴黄豆克敌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公元1892—1968年）将军常常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或观察敌情。

一次，蔡将军从火线上返回司令部，因为走得急，加上脚下不知何物打滑，摔了一跤。身后的警卫员赶忙过来扶起他。一看地上，原来是几颗黄豆。

“他妈的，这是谁撒的？”警卫员光火地向周围一看。

只见远处站着一位老百姓，抱着的一只饱鼓鼓的口袋上有个破洞，正向外流着黄豆。

“长官——长官，我，我可不是故意的。”已经吓得脸都脱色的老汉，结结巴巴地说。

“来人，给我捆起来！害得我们军长摔了一大跤，还说不是故意的。”警卫员怒吼着。

“小鬼，看你吓了人家。摔个跤没什么，大惊小怪什么呀？让人家走算了。”蔡将军止住了警卫员，放那个老汉走了。

其实蔡将军那一跤跌得还真不轻，脚背因扭伤而红肿起来。晚上，警卫员帮他用温水洗的时候，嘟哝着说：“还说没什么，都肿成这样子了。”

蔡廷锴看着自己受伤的脚，像没听到警卫员的声音。

看着，看着，只见他眼睛一亮：“小鬼，你有办法搞到大批黄豆吗？”

“当然有办法，黄豆又不是什么希罕物品。”警卫员说。

“好，大好事一桩。”蔡将军高兴地站了起来，脚背碰上了凳脚，疼得他不由“啊哟，啊哟”叫起来。

第二天，大批黄豆运到了军部。

“命令战士们把这些黄豆在晚上撒在敌人可能发起进攻的必经之路

上。”蔡将军下令道。

“原来是这样！”警卫员恍然大悟。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由于十九路军在准备巷战的街上都撒了黄豆，日军冲进街道时，他们的硬底皮鞋踩在圆圆的黄豆上，一个个滑得东倒西歪，被埋伏在街道两旁的十九路军将士杀得大败。

陈毅深夜突围记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江西的云山城立刻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江西剿共前线总指挥悬赏五万元通缉留在云山城的红军领导人陈毅（公元1901—1972年），云山的街上贴了无数印有陈毅照片的通缉令。

这一天晚上，陈毅带领一队人马，躲过敌人的搜索，来到章江渡口边。过了江就是梅岭山区，到了那里就可同敌人周旋了。

可是在这半夜里，到哪里去找船渡江呢？

“哗——哗——”江水在流动着，忽然有人报告：“听，江边有船！”伏地细细听，果然有船帮撞击岸堤的声音。

有人说：“这是渡口，渡口肯定有关卡，船边肯定有伏兵。”

“那么，我们去夺船好了。”

陈毅摇摇头说：“说不定那船是敌人的诱饵呢。我们过去，“那怎么办呢？到了天亮，我们就更难渡过江去了。”

陈毅想了想，突然说：“快绑我陈毅过关卡！”

红军战士都吓愣了：谁能干出这种出卖首长的卑鄙之事！

陈毅见大家不理解他的话，就笑着解释道：“我陈毅价值5万银元，这可是个大数字呀！如果你们把我送到敌人面前，他们能不兴高采烈吗？到时，他们定会放松警戒，这样，你们就可出其不意地拿下渡口了。”一番话说得大家疑云顿消。

一切准备好了，大家故意咋咋呼呼起来，渡口附近果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的伏兵用机枪封锁了渡口和大路。

一个民团头目模样的人向伏兵之处高声叫道：“别打啦，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抓到陈毅啦！”

伏兵头目在埋伏处回答道：“把陈毅押过来！”

一群民团押着五花大绑的陈毅走了过来。

伏兵头目用手电筒对准陈毅照射了过去，又对了一下手中的通缉令上的陈毅照片，顿时兴奋起来，果真是陈毅！也顾不得细想，叫民团再靠拢过去。

谁想这些民团是红军装扮的，他们进入工事后，陈毅迅即摆脱了活扣着的绳子，放在背后的手枪已指到伏兵头目的胸前：“不许动！”旁边的红军战士马上夺下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伏兵。

拿下渡口后，一叶小舟飘然过江，陈毅率领红军们到达梅岭山区，开展起艰苦的游击战争……

吉鸿昌法庭自辩

1933年5月成立了以冯玉祥、吉鸿昌将军为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改

称“抗日讨蒋军”）。从此，吉鸿昌将军驰骋长城脚下，英勇抗战，屡建战功。可是，在当时政府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有罪的，罪名是“危害民国”。

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租界遇刺受伤，14日被“引渡”给国民政府。11月23日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审理”吉鸿昌案。

审判长问：“吉鸿昌，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快快招出你的秘密来！”

吉鸿昌随即高声回答：“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四万万人民的事情，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抗日救国是人民人人应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会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这班奴才，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和日本人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这才有秘密，才见不得人。”说着地解开上衣，指着胸脯上的伤疤说：“看！这就是我仅有的一点‘秘密’，是你们军队勾结日本鬼子留给我的‘纪念’。”

审判官突然厉声问道：“不要想用抗日来掩饰你的罪过。你抗日就抗日好了，为什么要反蒋？作为一个军人，难道你不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吗？”

吉鸿昌讽刺道：“我吉鸿昌要抗日，蒋介石要卖国，我吉鸿昌不得不为救国而讨蒋，我吉鸿昌要抗日，蒋介石迫害抗日，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所以我的军队就叫抗日讨蒋军，这不是名正言顺吗？难道说，你能指出来蒋介石有一点抗日的行动，或者有一点允许他人抗日的意思吗？就拿你来说吧，如果你还有点中国人的味道，扪心自问，也不能不反蒋吧？”

审判官无言以对，急忙改换话题：“那么，你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呢？你抗日好了，为什么加入这个‘危害民国’的共产党呢？看，我们这里有张慕陶证明你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字据。”

吉鸿昌直言不讳道：“对，我是中国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动大众的阵营里来。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临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也是党给我的感召，这正是党的意志。你们说我们共产党是‘危害民国’，到底是谁‘危害民国’？试问，你们蒋介石国民党干了些什么？你们当国7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的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三省，断送了热河、察哈尔，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贪污罔法的政治，你们的残暴专横的措施，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真心爱国家，为人民，在你们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时候，举起革命的大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要保护民国！”

这时，审判官茫然失措。审判官反而成了被审者。

萨本栋驳英教授

30年代后期，厦门大学从英国请来一位教授讲学，校长萨本栋以礼相待，以谢其万里跋涉之劳。但在一次送别酒会上，该教授目视破旧的会议室，和土藤扎制的椅子，联想参观时所见简陋的实验设备，一时大不列颠民族的“自豪感”大炽，竟得意忘形地说：“此之谓‘东南最佳大学’？竟居此蕞尔小县！这等设备，真不抵我英伦三岛之中小学校！”

萨校长尽量克制着怒意，礼貌地回答道：“抗战期间，因陋就简，但教学质量，厦大一向从严。”

英教授仍傲慢地说：“欧美开风气先导，执科学之牛耳。敝国有诗圣拜

伦、雪莱，剧圣莎士比亚，现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力学之父牛顿，可叹泱泱中华，国运蹇促，岂可侈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邦乎？”

萨校长愠怒地打断道：“教授先生，您别忘了，中国的李白、杜甫如慧星经天之日，英伦还是中世纪蒙昧蛮荒之时；中国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之际，达尔文之乃父乃祖不知竟在何处！”

英教授极不文雅地咆哮道：“校长阁下，请记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伍斯特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造就了您的学识和才能！”

萨本栋校长微笑道：“博士先生，我提醒您，中华文明曾经震惊世界，没有中国远古的三大发明，也决不会有不列颠帝国的近代产业革命！”

英教授哑口无言了。

闻一多点天洗兵

1945年5月4日，云南大学操场上举行纪念大会，人山人海，情绪热烈，可大会正要开始时，天下起毛毛雨来，许多人争着找地方避雨，人多地方小，人群拥挤起来，主持会议的同学连声要求大家安静，效果不大。眼看着场上秩序维持不下，大会主席团请闻一多出来鼓鼓士气。

闻一多先生站起来，向正在朝四面移动的人群说道：“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两千多年前，周武王决定起义，去打倒暴君纣王。就在出兵那一天，像我们现在一样，忽然下起雨来了。许多人都觉得这很不吉利，建议武王改期。这时候管占卜的——就算是当参谋的人吧——出来了，他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打击敌人就更加有力啦。我们今天也是碰上了这样的机会，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回来，走过来，勇敢的人站出来！”

听了闻一多先生的话，骚动不安的人群重又安静下来，四散的人群重又聚集起来。

五·四正是高高扬起了民主与科学大旗，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这是一场正义的和必胜的进军，而爱国学生们又正是这场伟大进军的前卫师，“天洗兵”的典故，用得多么切情、切景、切义啊！

聂警官查验弹孔

民国时期，江苏南通有个叫尤通的富翁，虽已60多岁了，还娶了个17岁的姑娘李彩霞为妾。李彩霞为了贪图钱财，倒也处处迎合尤通。在一年多时间里，两人相处尚称和睦。

后来李彩霞出落得更加美丽成熟，尤通却日见衰老，但他偏不服老，整天舞拳弄棒，锻炼身体，以讨得小妾的欢心。他年轻时混迹江湖，很有些拳腿功夫，无奈年老体衰，耍弄起来不但功架走形，而且有气无力，每每弄巧成拙，惹得李彩霞哭笑不得。唯独他使枪的本领不减当年，仍然能百发百中。

这一天，正遇尤通生日，亲朋好友都来祝寿。客人们散去后，他却余兴未尽，拔出枪对准墙头上的一只麻雀“砰”地一枪发出，枪响雀落，那死雀跌落墙外。仆人尤小三想爬过墙头去把麻雀取回来，当他爬上墙时，就大声惊叫起来，“不好了，强盗来了！”果然不一会儿听见有人破门而入，果然是强人来抢劫了。

尤通提枪直奔前院，谁知刚跑到前院迎敌，却被一枪击中，当场气绝身亡，众人正在救护尤通时，强盗已掠夺了大量财物逃走了。

案子报知了警署。第二天清晨，警官聂海龙来到现场勘察，查验尸体。他发现尤通的脑袋上有一个穿弹孔，前大后小，他便问道：“强盗抢走了什么东西？”

正在啼哭的李彩霞拿出一张清单，说：“所失窃的财物都列在单上，请看吧！”清单上开列着上百件首饰及衣物的名称。

聂海龙对同来的助手小卞说道：“你立即到附近的当铺查询，有没有人来销赃的，如有押当清单中所列的物件的人，便立即将人赃拿来。”

不出半天，小卞在城郊的一个当铺里发现了赃物，并抓获了一个可疑的人。

那人是个惯盗，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抢劫尤家的罪行，但不承认枪杀尤通。

聂海龙声色俱厉地喝道：“你休想避重就轻，带回警署审理！”又回过头来安慰李彩霞说：“你妥善安排后事吧，人赃俱全，谅这强盗无法狡辩，一旦审讯明白，当即通知你们。”说完，命小卞押着强盗一同回警署。

走到半路，聂海龙悄声对小卞说：“这强盗未必是杀人凶手，你立即返回尤家，在附近隐蔽守候，伺机侦察，如果遇有青年男子与李彩霞亲近，此人便是杀人凶手，立即给我抓来。”

小卞领命，果然在当晚抓到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一经审讯，案情大白。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尤家的仆人，名叫安玉。李彩霞早与他勾搭成奸，为了谋财害命，她指使安玉在尤通生日那天买通强盗前来抢劫。安玉趁机从后面一枪击毙了尤通。

这种谋害圈套虽然设计得十分周密，却逃不过富有办案经验的警官聂海龙的眼睛。他首先是从查验弹孔发现疑点。弹孔前大后小，分明是从后面射入的，尤通正面迎敌，怎么后脑会吃着枪弹呢？再说，在须臾之间，李彩霞就能拿出上百件失物的清单，这也分明是事先准备好的，况且尤通与彩霞年龄相差太大，虽名为夫妻，实似祖孙，非常不配，所以就把疑点集中到李彩霞身上。而且他判断杀人凶手必定是尤通的近人，特别是其仆人更为方便行凶。为了麻痹真凶，聂海龙先将强盗确认为凶手，然后吩咐小卞依他的设想行事，果然一举捕获了凶手。李彩霞、安玉与那强盗经过当堂对质，都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

施侦探破译天书

云南大理县近郊的乡绅赵兰君在一天深夜突然死亡，据说是被“鬼火”吓死的。

县警署侦探施维路承办了这个案件。他来到赵家，只见赵兰君已死亡多时，除了脸上呈现恐惧的模样外，并无其他可疑之处。

正在一旁哀哀哭泣的赵妻对侦探说，近时期来，家中经常出现点点火光，丈夫神经衰弱，心脏有病，见了这火光非常害怕，说是有鬼来勾魂。为此，家中曾买了三牲贡品，祭了送鬼，但仍不平静。今晨，丈夫从梦中惊醒大呼：“有鬼！”仓皇逃至前厅，只见梁上悬着点点绿火，便大叫一声，气绝声亡。

“这鬼火，其他人是否看见过？”施维路继续探问。

赵妻说：“我也曾多次看见。这里是座百年老屋，几辈老人都在这里故

世，光线暗淡，凄凄惨惨。我多次劝说丈夫造房新宅，可丈夫故土难离，竟被先人召去地狱，实在可悲！”

赵妻的话得到了几个仆人的证实，这时使女梅香进屋送茶，也插言说：“那鬼火我也见过的，但只觉得好玩，并不可怕。”

赵妻马上喝斥道：“小孩子家懂得什么？”

那时正是民国初年，科学不发达，迷信盛行，乡民们信神怕鬼，习为常事。施维路不信这一套，便心存疑问，吩咐道：“你们料理后事，我一定设法将鬼拿住！”

正当施维路回归警署时，忽见梅香正将一纸废纸倒向院子里的焚火炉中，他就随手翻拣了一下，竟发现了一封奇怪的信，上面写着：

“禾五三牛四又二十一见四五彳八四，壹三一日首人六又三十八彳七九止二二虫十五又二十四牛四又二十一。”

他一时难解其意，便将信揣入衣袋，回归警署。署长问他：“侦探案情，可有眉目？”

施维路出示信件：“虽尚未有头绪，但是只要破译这封‘天书’，料能获知端倪。”

署长一看信件的收信人是赵妻，也若有所思地说：“莫非赵妻有了外遇，设计害死丈夫？”

施维路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这封信件。“禾、牛、见、彳”这些都是汉字的部首偏旁，剩下的都是些数字……他终于发现了“天书”的奥妙。第二天，他也依样写了封“天书”给赵妻，赵妻果然自投罗网。在施维路逼问下，终于招供了勾结中学化学老师杨坤谋害赵兰君的事实。

原来，施维路发现“天书”里所写的部首后面第一个数字是笔画的画数，第二数字是某画里的第某个字，怕数字混淆才在两个数字中间加上一个又字，他搬出《康熙字典》查出了信件的内容是：“秘物觅得，不日来杀此蠢货。”

施维路进一步又想到了中学化学老师杨坤对物性比较了解。所谓“秘物”，莫非就是固体磷之类的发光物，以此来吓死迷信而又体衰的赵兰君，真可说是“物得其用”。

于是施维路依法炮制，模仿“天书”的笔迹给赵妻写了封信：“事急：翌日午时齐明酒家一见。”赵妻接到信后，果然来到了齐明酒家，这样就暴露了真情，使施维路破获了这桩奇案。

冷载阳木桩伸冤

民国初年，浙江宁县知县冷载阳，新到任不久，乡里发生了一桩强奸案，冷知县看完诉状后，便公告于民说：三天后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到了第三天，看审案的人密密麻麻。冷知县坐在大堂传原告上堂。原告是凤凰乡的财主叫吴天明，身后跟着他的胖老婆，年纪30多岁。那女人禀道：“民妇叫赖巧云。3年前有个外地人叫郑裁缝流落街头，见他可怜，收留在我家，岂料他忘恩负义，居心不良，前天趁我丈夫不在家之际，闯入我卧室把门关紧，捂住我嘴巴，将我抱到床上，正欲撕我衣裤行奸之时，正巧我丈夫回家，踢开房门郑裁缝才罢手。”接着吴财主亦将所见诉说了一遍，原告诉完，便传被告上堂审讯。

被告郑裁缝 60 多岁，骨瘦如柴，进得大堂跪下流泪呼冤枉。冷知县道：“有何冤枉请明讲！”

郑裁缝说：“我做裁缝已几十年，家乡遭灾，流落此地谋生。吴天良夫妇见我手艺不错，便留我住在他家。连年我做手艺所得工钱都存放在吴天良手里，大约已积 60 多两银子。前不久，儿子来信催我回家。前天我向吴天良告辞，请还我积存之银，他就叫我晚上去拿。到了晚上，他妻子叫我到她卧房取银，刚随她进屋，吴天良便从门后冲出，将我一阵好打，诬我强奸他老婆。此时他老婆解开上衣，把头发散乱大哭大叫。这是圈套，想吞我银子，请老爷明察。”

听完原告、被告陈述，冷知县微微一笑，即叫差人扛来一根木桩和一把大称。众人皆疑，冷知县向差人说：“把赖氏的身子称一下，有多重？”

差人称毕道：“原告赖氏体重 138 斤半。”

冷知县又道：“木桩有多少重量？”

差人称了回复道：“木桩 65 斤半。”

冷知县又叫郑裁缝把木桩抱起来在公堂上走一圈，郑裁缝不解其意，用尽全身之力也没把木桩抱起，直累得喘大气。

“停止！”冷知县手指赖氏厉声喝道，“大胆泼妇，你们贪财设下计谋诬陷好人，给我把这泼妇拖倒重打 100 大板，再来定罪！”

赖氏见两个差人拿着板子，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拖她打屁股，拼命挣扎不肯跪下，嚎道：“大老爷开恩。”两个差人竟无法制服她。

过了一会，冷知县喝道：“行了，不用打板子了。”说完站起身来对看审的人道：“各位乡亲父老，郑裁缝纯属被冤枉。大家都看到郑裁缝抱不起这 60 多斤的木桩，怎能将这 130 多斤的刁妇抱上床？再则差人都无法将她按倒在地，郑裁缝如此体弱怎能对她施奸？这分明是引诱郑裁缝上当，借端诬告，以达到侵吞银子之目的。”

吴天良夫妇见事已败露，只得供认不讳。

霍桑窗响解案情

富商何先生于两个月前因病去世，何太太因伤心过度而胃病复发。大女儿梅芳连日胸闷咳嗽，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结核，嘱她卧床休息。更不幸的是二小姐杏芳竟于昨晚在卧室内被人谋害了。杏芳是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善于绘画。她平时洁身自好，并无仇家，怎会突然遭人谋杀呢？

大侦探霍桑曾在何先生在世时，帮他家侦破过一起失珠案，所以杏芳的被杀案也由他来办理。他到达现场时，只有杏芳那 17 岁的弟弟、正在读中学的何翰卿在场。翰卿说，他早上正要去读书，路过杏芳的卧室，闻到一股血腥，再一看有血水渗出房来，他便破门而入，见杏芳倒在血泊中已气绝身亡。

霍桑察看现场，查明杏芳是被一只玻璃钟砸中脑门而致死的，玻璃上原应留有指纹，但已被血迹搞模糊了，无法辨认。这只玻璃钟原是房内的摆设，放在茶几的一只花瓶旁边，那里还留着安放钟的痕迹。房门是碰上的，窗户却虚掩着，窗户上也没有指痕，窗外是草坪铺地的院子。如果凶手从窗户进出，按霍桑判断，至少也应留下明显的脚印，但并无脚印可寻，这确实很使人费解。

家中的亲属除死者外共有三人，母女在生病，翰卿还是个大孩子，相互

间似乎并无财产的纠纷，是内部的谋财害命或是夺取遗产的继承权是不可能的，会不会有外人作案呢？

翰卿说，昨天大姐的未婚夫许邦英曾来过，目的是探视梅芳的病情，中午留在何家吃饭，饭后梅芳需要午睡，许邦英便到杏芳房里看她绘画谈天，下午就回家了。

霍桑推测，许邦英既同杏芳有过接触，当然存在作案可能，但据何太太和梅芳介绍，许邦英临走时还曾向她俩告别过。一般说，杀人凶手态度是不会这样从容不迫的，况且他何必从窗户进出呢？难道这窗户上有什么文章吗？

但翰卿经过回忆之后，又补充了一个情况，昨天下午，他在院子里散步，听见杏芳卧室的窗户砰然一声关上了，不像正常关窗的样子，似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情况引起了霍桑的重视，但仍百思不得其解，他继续问翰卿：“你未来的姐夫许邦英同你大姐梅芳关系如何？”

“许邦英很关心梅芳，但并不亲昵，这可能因为怀疑梅芳有肺结核病，不敢过于接近。”

“许邦英对杏芳态度如何？”

“他俩很少接触，但两人比较投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美术。”

霍桑继续问道：“你两个姐姐性格如何？”

“她们都是我的姐姐，在我的眼里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姐，但大姐梅芳比较容易激动发火，这可能与她生病有关；二姐杏芳比较温柔随和，这可能是受到艺术熏陶的缘故。”

霍桑又分别找何太太和梅芳两个病人谈话，从谈话中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只是证实了翰卿是个诚实、上进的孩子。不一会，许邦英也闻讯赶来了，他是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所谈的情况基本上证实了翰卿所说的话。

警署的人也来了，霍桑就具体事务交由警察去办理，自己需要回寓所好好地想一想。

当霍桑在寓所里冥思苦想时，他的助手包郎来找他。他俩是一对破案的伙伴，包郎得知霍桑遇到了困难，当然要来助一臂之力。

突然，霍桑高兴地对包郎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快去何家，那个案件我已知道底细了。”

他俩来到何家，把何家的人都集中到杏芳的卧室，霍桑说：“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说着他打开了窗户，然后让包郎突然推门进屋，当包郎进屋时，由于空气的流动，那开着的窗户砰然一声自动关上了。

霍桑解释说：“这种生活现象往往被忽略了，我是刚才包郎来推我们时才发觉到的，因为我那开着的窗户也突然自动关闭了。于是凶手从窗外进出的疑点由此可以排除，那么可说明只有从房门进出了。”

翰卿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人是谁呢？”

“不敲门而进入杏芳卧室的人只有最亲近的人，即使许邦英先生也未必能做到这点，这个人就是杏芳的姐姐梅芳。”

何太太焦急地问：“你说梅芳是谋害杏芳的凶手？”

“是梅芳。但这是误杀，不是凶杀！”霍桑继续分析说，“梅芳见许邦英下午在杏芳卧室，心存嫉妒之心，所以抱病来到妹妹房里，欲兴师问罪，加之她性格暴躁，在争执之中将玻璃钟摔在地上，不意竟摔在杏芳的脑门上。”

说到这里，梅芳禁不住嚤嚤哭泣起来——事实果真如此！

汲潮智审间谍案

1951年7月。北京。

在公安局审讯室，审讯员汲潮面对着两个美国留学燕京大学的研究生。男的叫黎凯，女的叫黎有恩。他们是夫妇俩，是被作为美国间谍拘留审查的。

黎凯自称出生在华盛顿，在燕京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和历史，在太平洋战争中参加过审讯日本战俘的工作，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美国间谍”。

审讯员汲潮见他说话时语调懒洋洋的，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压住内心的怒火，说：“你再把你的经历详细介绍一下。”

当黎凯讲到于1942年进入美国海军学院学日语，毕业后随美军到日本当日语翻译时，汲潮突然讲起日语：“高洪亚苦恼俏习噢尼哄袄呆以以马斯。”（中文意思是：你用日语谈谈你当翻译的情况。）

黎凯见对方那个“土八路”的日语竟比自己的流利，不禁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日语。

汲潮继续用流利的日语问道：“啊那达娃卡以空代字倒哄亚苦呆习达嘎？”（中文意思是：你在海军中一直当翻译吗？）

黎凯小心翼翼地答道：“唉、唉，桑嫩娃啊利马习达。”（当然，前后有三年多时间。）

汲潮讥讽地说：“呆娃，啊那达脑尼哄袄卡以娃啊马，流俏呆娃阿利马渗。”（可惜你日语说得不怎样。）

黎凯狼狈地笑道：“哈依，扫代斯。”（是的。）

汲潮又穷追不舍：“我认为，你虽然学过日语，有可能当过日文翻译，但我怀疑，这不是你的唯一的主要的工作。否则，你的日语不会说得如此糟糕。因此我肯定，你没有把你担任的主要工作讲清楚。”

“不！不！”黎凯满面是汗，“我只是当日文翻译嘛。”

汲潮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用日语审问：“好吧，你继续说下去，以后你又干了些什么？”

黎凯用蹩脚的日语，甚至有时夹些中文，说他后来退伍了，在燕京大学和妻子一起做博士论文。他的妻子研究鲁迅，他研究管子。

汲潮颇有兴趣地问：“你是研究管子的？”

黎凯以为对方把管子听成了“水管”一类的“管子”，就慢慢神气起来，他扔下难以驾驭的日语，用中文显示自己的“专业知识”，想把对方唬倒：“管子不是什么‘水管’一类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的尊称，他就是你们中国春秋初期的齐国宰相管仲。‘管子’既是对管仲的尊称，又是对管仲著作的统称……”

汲潮打住他的话头说：“既然你是研究管子的专家，那么我想请教你：‘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吾穷必矣。’此话是什么意思？”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黎凯冥思苦想，不能作答。

汲潮又问：“那么‘管鲍分金’这个典故呢？”

“管鲍分金，管鲍分金，分什么金？……”黎凯又愁眉苦脸起来。

汲潮依然微笑着说：“据我所知，管仲不仅是个政治家，还是个军事家，有一次他率军打仗，途中发生了一个‘老马识途’的故事，这个故事你总该

知道的吧？”

黎凯的脸涨得通红，第三次摇起头来。

汲潮把这三个问题解答后，讥讽地说：“你自称专攻管子的学问，怎么连这些很一般的问题都解答不了呢？由此可见，你的管子学和你的日语水平一样很不到家啊！这样，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去，你在美国海军不单纯是个日文翻译；现在，你在中国也绝不是一心一意在研究学问，你始终另有使命，你始终在从事一件见不得人的活动，那就是间谍活动！”

在汲潮的强大攻势下，黎凯只得交代了他的间谍罪行。

孙科长悬崖查秘

某市博物馆的国家一级重点文物——殷商青铜鼎被盗。公安机关经过周密调查，认为曾参加过文物的挖掘与装运工作的博物馆的临时工赵福和邱四的嫌疑最大。但据馆长说，他们已先后请假回家去了。

公安人员一调查，发现这两人一个也没有真的回乡。那么，他们究竟去哪儿了呢？会不会携带文物出逃了？市公安局立刻向邻市公安机关通报了案情，让他们密切注意境内可能出现的一胖一瘦的两个可疑分子。

不久，滨海市公安局拍来电报：在该城发现两个可疑分子，相貌特征与通报里的嫌疑犯一样，也是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子。根据情况推断，那个瘦高个便是赵福，矮胖子是邱四。滨海某市经常有走私犯进进出出。赵福与邱四窜到那里，肯定是想把窃得的文物通过海道尽快出手。

市公安局当即派刑侦科孙科长带小分队直驱滨海某市，不久便盯上了目标。与此同时，罪犯也发现有人在身后跟踪。他们惊恐地朝海边一座山上匆匆逃去。

由于地上刚下过一场透雨，他们走过的山间小路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足迹。可是，那足迹延伸到一个陡坡边的乱草丛中消失了。接着在山坡上又重新出现，足迹直延伸到悬崖边上又消失了，而没有返回的足迹。悬崖边上绝无藏身之处，崖下是白浪滔滔的大海。

孙科长带着刑警队员仔细搜索悬崖旁的草丛。突然，队员小周发现草丛中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一闪，他立即撩开乱草，“科长，这里发现一个笔记本。”

孙科长打开笔记本一看，只见本子的最后一页上写着：“一切都将逝去，一切皆可抛弃……”

“科长，看来两个家伙是畏罪自尽了。”小周一看完笔记本上的话，便说。孙科长没有吱声，弯下身子又对地上的脚印研究起来。“科长，你还看个啥，罪犯的绝命书都写了。戏还不是到此收场了？”急性子的小周不耐烦起来。

“不，戏还不能收场，罪犯就在山坡附近，分头搜索！”孙科长信心十足地下达了命令。果然，一会儿，刑警队员便在坡下百米外的一个旧茅棚里，揪出了罪犯赵福与邱四。从他们的身上果然搜出了失窃文物。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小周不解地问：“科长，你怎么能判断出罪犯不但没死，而且藏身在附近呢？”

“这是因为我发现脚印里的秘密。坡上大个子的步距比小个子的短，大个子的脚印是前掌使劲，而且，大脚印有几次重在小脚印上，小脚印从来没压过大脚印。”

小周听着，听着，心里豁然开朗了：“你是说，这两个家伙走到坡下时，矮胖子提着瘦高个的鞋上坡，走到崖边，把笔记本扔进草丛，然后换上高个子的大鞋，倒退着下山坡来。这样，造成了两人跳崖的假象？”

“对，事实就是这样！”

民警挂钟解疑团

郑岭急得在屋子里团团乱转。两个月前，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两人一见钟情，订下终身。最近，女方听说郑岭要到南方出差，便缠着一定要他带套高级家具回来，否则，不同意结婚，那口气，不容商量。眼前出差日期将到，他不禁心急火燎。

“钱，钱在哪里？”

他双手下意识插进口袋，突然，他眼前一亮，想起来了，那信封里厚厚一叠，是3000元人民币。“可这是刘师傅托我买彩色电视机的啊！”

一个月后，郑林果然带回了成套高级家具，女友喜不自禁，郑岭却有苦难言。他把刘师傅的那3000元先挪用了。

“怎么向老刘交待呢？”出差回来后，郑岭紧张得大门不敢出，躲在家里苦苦冥思了两天。终于，一个解脱的办法在他脑中形成了。

他先将箱子、衣柜、书柜、写字台翻得乱七八糟，再将衣柜底层大抽屉夹板撬得天翻地覆，最后，又把门锁砸坏，将锁头抛在地上。做完这一切，他急冲冲来到派出所“报案”。

民警金叔璇很快跟随他来到现场。

发案现场果然和郑岭讲述得一模一样，而且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金叔璇仔细地勘察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指纹和脚印。他陷入沉思。

“当当当……”墙上的挂钟敲打了12下。

金叔璇眉头一振，像新发现了什么，问：“这屋子就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我还没有结婚。”

“你出差后，家里没来过别人吗？”

“没有。我发现家里被盗，马上就来报案的。”

“那好，请你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吧！”

“什么？”

“为什么要报假案？”

“什么假案？”

“墙上的挂钟半个月就要上一次发条，你说出差已一个多月，可屋里的钟还在走，这说明什么？”

“这……”郑岭愣住了。

萧队长破雪夜案

某大楼306号房间的一位独身男人被杀害了，死者的许多贵重物品也被盗窃一空。这起谋财害命案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发生的。

第二天清早，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当推开房门时，里面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室内温度很高，煤炉也快熄灭了，炉上的水壶早已烧干，发出“吱吱吱”的声响和一股糊味来。灯还亮着，在弥漫的蒸气中散发着微

弱的光。

“又是一个无头案。”刑侦队萧队长心想。他一方面组织对死者社会关系的调查，一方面向附近居民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由于死者生前性格比较孤僻，所以邻居对他的情况大多不很了解。

住在距该楼 20 米开外的另一所楼房里有一位中年男人，却自告奋勇地赶来向萧队长报告说：“昨晚九点多钟，我看见死者屋里有一个男人。这人大约 30 来岁，尽管把帽沿拉得很低，我仍然清楚地看到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

“哦，你看清楚了么？”萧队长饶有兴趣地问。

“我看得一清二楚。”那人还补充了一句，“我估计，此人便是凶手！”

“在我们掌握的与死者交往的人中，倒确有一位中年人像你讲的那样。”萧队长转过话题：“你有每天都往楼这边看的习惯吗？”

“没有。”

“那么你是无意中发现的喽？”

“是的。”这目击者十分平静地说，“因为我的后窗正对着他的前窗。昨晚他的窗帘只拉拢了一半，所以我看到了一切。”

“嘿嘿，够了。来人，把这个‘目击者’给我看起来！”萧队长突然下达了命令。

“你，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控告！”目击者咆哮起来。

“别控告啦！只怪你编故事的本领还不到家。”萧队长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昨晚室外下着大雪，死者室内生着炉子，内外温度相差很大，窗玻璃上有着很重的雾气，别说你在 20 米以外，便是在 20 米以内也丝毫看不清人。即使能看见，也不会看到什么黑框眼镜。我说得对么？”

那位“目击者”经萧队长这么一说，立刻打蔫了。经审讯，此人便是凶手。而他陷害的一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则是他的仇人。

老法医鱼鳞作证

一天中午，某市工人新村旁边的一间旧屋突然失火，房屋的主人李师傅被烧死在里面。他 50 多岁，身子硬朗，失火后，完全有可能从屋内奔出，为何会被烧死？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带着年轻的法医小郭赶往现场，检验发现，死者鼻口中无烟灰，颈脖上有勒的痕迹。很明显，李师傅是被人卡死后才被焚烧的。由于左邻右舍协助救火，现场已被严重破坏。

据群众反映，这个月李师傅有奖储蓄中了头奖，得了 5000 元奖金。侦察员初步断定，罪犯是为了得到这 5000 元奖金才作案的。

第二天，群众扭送了一个扒手来到城区派出所，从他的身上搜出一个塑料钱包，内有一叠崭新的人民币，正好 5000 元。扒手一口咬定，钱包是他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来的，被窃者是个留长发的青年。城区派出所把扒手押送到市公安局，经过多方查证，这个扒手的确不是杀人犯。

当天下午，侦察员查到三个可疑的对象，让扒手暗中辨认，扒手当即指出其中那个蓄长发的青年即是公共汽车上的被窃者。于是，公安人员就传讯了这个名叫诸向洋的青年。

“昨天中午，你在什么地方？”

“昨天中午？哦，对了，昨天是厂休，我一早就去新畷水库钓鱼了。我钓到两条 4 斤重的大鲤鱼，我家吃不了，送了一条给隔壁的张大妈，不信可

以去问张大妈。”

侦察员在鲤鱼身上揭了两片鱼鳞回到公安局。法医小郭把两片鱼鳞放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只见鳞片上清晰地显现着两个环纹，说明是条两龄鱼。新畈水库是去年新建的，一蓄水就投放鱼苗，到现在，那些鱼苗正成长为二龄鱼，从鱼鳞来判断，这条鱼是从新畈水库来的。看来褚向洋并没有说假话。

检验报告送到公安局长面前，公安局长摇摇头说：“不对！张大妈不是说，那条鲤鱼有4斤多重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放养两年不到的鱼苗能长成4斤多重的大鱼！”

晚上，老法医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回来，听完介绍，说：“这种检查可能不准，不易看清年轮。当然从鱼鳞上的环纹判断鱼龄，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不绝对，还得检验一下鱼的鳍条，两者互相对照，会更加正确。不过，要取胸鳍第一根鳍条。”

鳍条取来后，老法医用细锯从基部锯下约2毫米的一段，放在砂轮上带水碾磨成0.2毫米左右的横断面薄片，擦净后放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只见一圈一圈地有四个同心圆环纹。

“这是四龄鱼，不是二龄鱼！”老法医说，“这肯定是自由市场上买的。”

在科学面前，罪犯无法再诡辩，只得交待了犯罪事实。原来他谋财害命后点着了被害者的房子，妄图毁尸灭迹，接着逃离了现场，谁知在公共汽车上钱被抓了。他怕引起别人怀疑，特地到自由市场买了一条大鱼，送给张大妈，谎她说是从水库钓来的。想利用她证明自己昨天不在杀人现场。但老法医利用生物学知识，使他落入了法网。

经理揭鸭蛋奥秘

地处海滨的星火养鸭场，是由五户养鸭专业户联合经办的，业务很兴旺。但某夜，仓库值班员擅离岗位，把库房门锁上后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清早发现有两大筐约600余只鸭蛋，在夜里被窃走了。

鸭蛋失窃案报到了派出所，所长派小彭来查办。

小彭先到星火养鸭场了解案情，再到集镇去察看鸭蛋的买卖行情。时值立夏前夕，正是鸭蛋的旺销季节，供销社禽蛋品的收购量很大。见周围的农户纷纷将鸭蛋来站交售，但数量都不大，小彭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线索。到中午时，收购站职工开始清理收入的鸭蛋，只见他们将零星收进的鸭蛋，分别归类装筐。小彭仍旧看不出名堂，他就向一个年老的职工请教：“你们是按鸭蛋的大小分类的吗？”

老职工笑笑说：“鸭蛋的大小是分类的一个标准，但还要根据鸭蛋的品种来定等级定价格。”

小彭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收进过星火养鸭场的鸭蛋？”

老职工说：“星火养鸭场的鸭蛋是良种蛋，一般不在市场上出售，是专门供孵坊育种鸭的。”

小彭顾不上吃饭就来到孵坊。孵坊经理告诉他，星火养鸭场的鸭蛋几乎由他们包收的。另外包收的还有陈家、张家等养鸭专业户的良种蛋。

说着，经理领着小彭检看今天所收到的鸭蛋。收进的鸭蛋共1000多只，小彭从中只能发现皮色和大小略有不同。鸭蛋又不会说话，怎能分辨出哪些是星火养鸭场的，哪些不是呢？

谁知经理却笑笑说：“鸭蛋是会说出自己的奥秘的。”

“什么？鸭蛋会说话？”小彭听了不由大吃一惊。

“它们会用无声的语言来揭示各自的奥秘。比如星火养鸭场由于靠海，鸭子吃的是海里的小动物，产的鸭蛋两头尖，壳较厚，呈黄色；其他几家养鸭场因离海较远，鸭子吃的是河里的小动物，所以产的鸭蛋两头圆，壳细薄，色白。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小彭听了经理的话，如获至宝，立即按照上述标准将鸭蛋分类，清点出星火养鸭场的鸭蛋有 1200 余只，而其他的蛋有几百只，再查看孵坊的收购账目，星火养鸭场三天来只交售了 600 只，而陈家养鸭专业户却交售了 1000 多只，这说明了陈家养鸭专业户交售的蛋中有 600 只是星火养鸭场所产的蛋。

小彭立即赶到陈家专业户的养鸭场里。拿出了账目和物证，促使这个专业户承认偷蛋的事实。

青年三分钟破案

宗涛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近一时期，为了准备考托福出国深造，每晚都要到外语学院进修英文。这天，他照例匆匆吃罢晚饭背上书包去赶公共汽车。

可能是周末的缘故，站头上候车的人很多，汽车又偏偏脱班。宗涛不停地向来车方向眺望，一只手还经常去摸他的书包。书包里除了必要的资料和文具外，还有他未婚妻小姜送给他的一份珍贵礼物。他把这份礼物称之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所以生怕它丢了。

汽车终于来了，站头上显示出一派紧张忙乱景象。乘客们挤着上车。胡宗涛虽然年轻敏捷，但他没有加入拥挤的队伍，而是帮助维持秩序。他拦住人群先让前面的一对老夫妻平安地登上汽车，再转身抱过一个年轻妈妈手中的婴孩，将母子护送上去，等自己挤上汽车时，门正好关上了。

他每天都乘这路汽车，和售票员小姐相当熟悉。售票员微笑着向他道谢，他也笑着点点头，就向靠窗的地方移动。当他找到一个立足之处时，全身已汗涔涔了。

这时他又下意识地去摸他的书包，发觉他的“良师益友”已不在包内，他顿时觉察到可能在挤上车时被人窃走了。他焦急万分，但仍镇静地想着如何来找到窃贼。

汽车开动了，售票员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她正为汽车脱班而焦急。宗涛突然灵机一动，对售票员小姐说：“这班车晚点将近 15 分钟，可能会造成线路混乱。”

售票员显得更加焦急的样子，回答说：“不是晚 15 分钟，而是误了近 20 分钟时间。”

宗涛安慰说：“可能你的手表快了。我每天去进修，总带着一只小闹钟放在包里，定在 6 点钟响铃，以提醒我不要误了时间，不信它很快就要响了。”

他俩因隔着一段距离，所以说话的声音很响，周围的乘客都听见了。这时有一个乘客慌张地将手伸进了自己的提包里去摸索着。宗涛看在眼里，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指责道：“你偷了我的心爱之物！”

那人支支吾吾地反驳：“你怎么能平白无故地诬赖我？”

宗涛说：“我刚才说，闹钟很快就要响了，别人都不以为然，只有你慌张地将手伸进包里，你这样做，是想将偷得的闹钟转移掉，或者是想将闹钟的响铃按扭揪住。”说着宗涛从那人提包里拿出了一件东西，正是他的心爱之物“良师益友”。

这是一台精致小巧的收录机。

那人强辩道：“你丢失的是闹钟，与我有何相干？”

宗涛说：“我丢失的正是这台收录机。是我未婚妻赠送给我的学习外语的珍贵礼品，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上面有着我们两人的名字。”

这时，那小偷才发现自己中了宗涛的计谋。宗涛凭着计谋，在3分钟之内抓到了小偷。

新娘夜半擒小偷

“砰！”“咣当！”更深夜静，这爆炸声，玻璃器皿的粉碎声，以及女人尖厉的叫喊声，把整个大楼吵醒了。

“是谁家里，这么三更半夜在吵架？”

“好像是新结婚的小宋两口子的声音。”

“好端端的小夫妻吵什么？”

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被吵醒的人们，纷纷赶到小宋家劝架来了。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要离婚，你自己到介绍人那里去讲个清楚。”小宋吼叫着。

大家正要去劝说新娘子，谁料新娘子笑了起来，她嘻皮笑脸地对丈夫说：“跟你闹着玩的，不要当真啊！”

“半夜三更吵得满楼的人不能睡觉，你发什么神经病！”新娘子果真是神经失常，还是另有缘故？那要从5分钟之前发生的事谈起——

原来，刚才12点正，新娘子从工厂下班回来。到家开灯后，见丈夫已睡熟了，知道丈夫连日加班，太辛苦了，也就没再打扰他。新娘子一边脱大衣，一边从五斗柜上拿起一把木梳，走到床前对面的三联橱前，对着穿衣镜梳起头来。

正梳着，突然猛吃一惊，因为在镜中她清楚地看到床下有四只脚。

他们一定是小偷！怎么办？这夜深人静的，丈夫又睡得这么死，就算叫醒了他，恐怕也制服不了手狠心毒的坏蛋啊！

新娘子眼珠一转，见五斗柜上有只热水瓶，一想有了！她做出一副想倒开水喝的样子，摇摇水瓶，空的，于是发火了。

“砰”的一声，热水瓶给她打个粉碎。

“做啥？做啥？”新郎小宋被爆炸声惊醒了。

“关照你冲开水为啥不冲？啊！才结婚就架子十足啦！”新娘子吵开了。

小宋莫名其妙地想，五斗柜上的花壳热水瓶本来就是装饰品，不冲开水的！况且厨房间明明有开水。小宋朝外间指一指，也不多说，又钻进被窝了。

“铛！”新娘子又摔坏了一只杯子。

“让你睡，让你睡！你狠心哪，我走，我走！”说罢新娘子拎起皮箱就朝外走。

小宋一看事情竟然弄僵了，急忙爬起，“哒哒哒！”追了出去。

开了门，新娘子却又不走了，她把皮箱一摔，倚在门框上大哭大闹起来，

非要离婚不可！

就这样，新娘子急中生智，搬来了救兵，两个小偷束手就擒了。

女医生智胜歹徒

快下班了，某市人民医院骨科门诊室来了两个人。一个瘦瘦的，下颏骨脱臼，由一位高个子陪同着。

“医生，请帮他看看吧。”高个子环顾四周后，压低嗓音对女医生丁碧华说。

“好，人坐上吧，让我来看看。”白衣白帽白口罩打扮的丁医生仔细检查起来，“他这是怎么搞的，这下巴颏？”

“学骑自行车不小心跌的。”

“请抬起头来。”丁医生用手摸了摸那人的下巴。那人疼得直哼哼，原来，耳下两颏关节都肿了。

“哟，要拍张片子，看看是否骨裂了。”丁医生看看手表，“倒是快下班了，小张，你打个电话给X光室，问他们拍张片子还来得及吗？”

“哎。”护士小张匆匆出门去了。

那陪送的人也想跟着去的，可是丁医生叫住他说：“来，你能否谈谈他是怎么碎成这样的，有多久了？”

“是……前天晚上。”

“为什么不早点来看看？”

“我，我们想试着自己装上去，没成……”

“看肿成这样子，再耽误下去要出大事了。”丁医生用力握着那人下巴，那人直叫起来。

这时，门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位民警冲了进来，那两人一看情势不妙，起身想溜。

“不准动！”民警拔出了手枪。

“你们怎么来抓好人？”

只见女医生拉下口罩和白帽，对那两人说：“你们还认识我吗？”

“啊！”那两人惊叫一声瘫倒了。

事情还得追述到3天前的晚上。

深夜12点，骨科医生丁碧华骑着自行车从医院下班回家。当拐进一条冷僻的小巷时，冷不防从身后窜出两条黑影。

“喂，亲爱的，下来，咱们亲亲。”

随着浪声浪气的调子，两个歹徒逼了过来。其中一个瘦个子的手中还扬着匕首。

丁碧华明白，与他们硬顶定会吃眼前亏的。

“这新车和进口表，你们拿去好了，让我走。”

“这玩意儿等会再说，我们先要借你的人用一下。识相点！跟我们到弄堂里去！”扬着匕首的瘦子恶狠狠地说。两个歹徒一个在弄口望风，一个把丁碧华逼到弄堂深处。瘦家伙迫不及待地一把搂住了她。

“看你胡子都一把了，还干这勾当。”丁碧华故意温柔地说。

“谁说的，我没胡子。”

“那黑乎乎的，不是胡子是什么？”

丁碧华顺势用手抓住那家伙的下巴，只听“咔嚓”一声，把歹徒的下颔骨卸脱了。

“呜呜呜……”那家伙疼痛难熬，双手捧住下巴蹲在地上。丁碧华迅速跳上自行车，从弄堂的另一头穿出去了……当天凌晨，公安局通知了全市各医院骨科：发现来接下颔骨的病人立即报告。

这不，两个流氓，在3天后，竟然撞到了丁碧华的手上！

检查员识贩毒犯

豪华典雅的海关大楼里，外宾物品检查处，检查员小章正在仔细地检查着各式外国包裹。突然，一只考究的木箱引起了小章的注意，小木箱的外面有英文喷漆字样“牙痛粉”。他想：牙痛粉是极普通的药品，并不贵重，何必要这么用铁皮封死呢？小章查阅了一下外宾携带物单，发现这只箱子是一个名叫朗密斯的英国水手的。一个水手携带一木箱的牙痛粉，倒成了药品推销商了。这就更令人费解了。

小章征得检查处缪处长的同意后，打开了小木箱。看到里面真的是一盒盒精装的牙痛粉，它们装在一一只只精制密封的塑料袋中。这么多的牙痛粉，给一个人用，不知可用多少年呢。一个漂泊四方的水手，从来不可能在一处定居一年二年的，用得着一下子购买这么多牙痛粉带在身边么？

他毫不犹豫地在一盒牙痛粉送到了海关药检部。半个小时，鉴定单送来了。鉴定单上赫然写着：“经鉴定，此牙痛粉是经过巧妙伪装的超级毒品。”

不一会儿，海关大厅的喇叭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英国海运公司‘伊莉莎白号’船的水手朗密斯先生，请到海关派出所去一下，有人找您。”

当朗密斯先生出现庄海关派出所的时候，小章和公安人员早就等候在此。桌上放着那只小木箱。

“你叫朗密斯？”

“是的。”

“这只本箱是你携带进境的？”

“是的，噢噢，不是，是一位华侨乘客托我带的。”

“朗密斯先生，我们发现木箱里的牙痛粉实际上全是毒品。”

“这，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那么，那华侨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把它托交给你的？”

“那是前天晚上，那时我正在甲板上升国旗，忽然发现挂倒了，正要重新挂时，这时乘客走来交给我的……”

听着朗密斯的回答，小章不禁大笑起来：“哈哈，先生，你编故事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英国的米字旗是没有正倒之分的。还有，晚上只会降旗，可没有升旗的呀！”

那个冒充水手的贩毒走私犯一下子傻了眼。

女教师智斗窃贼

城中幼儿园的舞蹈教师周巧英，在下班前接到了丈夫陆伟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他已从北京出差回来了，要巧英一下班就回家。

巧英和陆伟是一对新婚夫妻。蜜月尚未过完，陆伟就为公司的一笔业务

去北京了。巧英对单身生活还不习惯，对装修考究、家电齐备的新房还不适应，所以这一段时间都是住在娘家。现接到陆伟的电话，就在下班后，上街买了些副食品和蔬菜，兴冲冲地回家，准备为丈夫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好好地享受一下新婚后的家庭生活。

到了家门口，她惊愕地发现房门已经微微打开了。“难道陆伟已经回来了吗？”巧英不免心中一喜，便蹑手蹑脚地推开门向室内走去。当她走到室内时，不禁呆住了，只见一个面露凶相的高个子陌生人正在翻箱倒柜地行窃。

“贼人行窃！”巧英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面对这个严峻的场面，她立即想到了几种可采取的行动。

一是放声大喊，继而同歹徒拼搏，但她身单力薄，不是歹徒的对手。这一行动显然是不足取的。

二是返身就跑。但她已被贼人看见，歹徒势必要追赶上来，也会身遭不测，落得个人财两失，也不是好办法。

三是用计与歹徒巧周旋。虽然也可能弄巧成拙，但只要多用心计，还是有希望的，但怎样用计呢？

她虽然心如一锅热粥激烈地翻滚着，但表面还是很镇静的样子，客气地问道：“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正是搬家，打扰了。”

巧英的突然出现，也使贼人惊慌不已，但听她说出“搬家”两字，紧张情绪顿时放松了，便顺水推舟应答道：“对对，是在搬家，你有事吗？”

“我想问个信，城中幼儿园的周巧英同志是住在这里吗？我是学生的家长，找她有点事情。”

“唔唔！她，她不住在这里。”贼人支支吾吾地应付着，他只知行窃，不知谁是主人。

“啊！我找错门了，对不起！”周巧英自找台阶，礼貌地退出门去。

贼人想不到原来这是一场虚惊，他放心行窃了。可是一会儿，他无意间一抬头，只见墙上挂着一帧新婚夫妻的结婚照，那身披婚纱、浓装艳抹的新娘仿佛就是刚才进门的姑娘，他惊觉到自己受骗了，便急忙追出门去，想抓回周巧英。

此时，周巧英已出门把四周的邻居喊了出来，合力擒住了这个撬门行窃的小偷。

扮民警智退歹徒

曲径通幽处有一块绿荫覆盖的空地。这里环境清静，风景优美，加上清风徐徐，皓月当空，正是情人幽会的好场所。

人民医院青年医生徐清与中学教师李丽已是第三次在这里约会了。他俩都是性格内向的人，虽然彼此都有好感，但始终吐不出一个呼之欲出的“爱”字。四周无限空寂，万籁无声。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两人都感到了对方急促的呼吸。

为了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徐清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精致的袖珍收音机，他拉出天线，揿动键钮，立即传出了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的优美旋律。这美妙的音乐给他俩带来了话题。

李丽陶醉了，惊叹道：“多么动听，多么扣人心弦啊！”

徐清附和：“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也能给人以力量。”“是，它能提

高人的素质和修养，使人变得更加秀外慧中。”

“不错，外慧中秀是为人的良好境界，而外强中干则是最不足取的。”

两人越谈越投机，两颗心也越靠越近了，就连收音机里的音乐节目结束了，他们都没发觉。就在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两个彪形大汉，他们体态魁梧，态度蛮横，与徐清和李丽清秀精巧的形象成了强烈的对比。

两个大汉走到徐清跟前，持刀威胁说：“快把钱拿出来，要不然你会吃亏的。”

徐清平静地回答：“太使你们失望了，我没带钱。”他心中却在思索着如何来对付这突发的事态。

一个大汉说：“你滚吧！把女朋友留下，我们会让她付出代价的。”说着就把李丽拉向一边，动手却脚像要搜身的样子，看来还要作出进一步的非礼行动。李丽用焦灼的眼光望着徐清。

徐清的心情比李丽更加着急，他真想扑上去与两个大汉拼命，但无疑是以卵击石，无济于事的。这时他想到了那只刚才已收进口袋的袖珍收音机，镇静地又将它取了出来，拉开天线，用最快的速度把收音机调到短波处，收音机发出了“嗡嗡嗡”轻微的杂音。徐清对着收音机喊道：“二号请注意，我是一号，在城北小树林里，发现两个歹徒正在作案……”

两个大汉见到这种情景，以为徐清是便衣警察，在使用对讲机呼喊部属前来捉拿他们了，吓得浑身冒汗，拔脚就跑。徐清处惊不变的行动给李丽留下强烈的印象……

验证相机抓小偷

风和日丽，鹅鼻洲风景区游人如云。薛剑凭依着石炮台的短墙，眺望长江，好一派壮观的山河景色。他想把这美好的风景拍摄下来，伸手去掏挎包里的照相机。谁料想，挎包空落落的，他心爱的DF照相机不翼而飞了。

他立即返身向四周望去，只见一个穿T恤衫的男子，正向人群中挤去，手里提着的正是一只DF照相机。

薛剑快步跟上，一把拉住了那人的衣裳，那人返身责问道：“你拉我衣裳做啥？”

薛剑指着他手上的相机：“我丢了一只这样的相机。”

“奇怪，你丢了相机关我啥事？”那人反唇相讥，“难道只有你一个人买得起相机吗？”

薛剑向四周一看，拎着同类型相机的人很多，但他仿佛看见过这个男子刚才站在他的身边，后来，又慌张地想挤进人群逃走，因而薛剑肯定那人是小偷，但现在无凭无据，小偷怎肯承认呢？

他急中生智，说道：“我的相机已装上了彩卷。”

那人又反驳道：“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谁的相机里不装彩卷呢？”

薛剑听了此话，更加确定那人是小偷，便抓住话头，问道：“请问你在相机里装的是什么牌号的彩卷？”

“金奖柯达！”那人随口答道，这是一种常用的彩卷牌号，而且很符合他的身份。

薛剑又问：“请问你拍了几张？”

那人有些不耐烦了：“我拍几张关你什么事？你说这相机是你的，你能

说出拍了几张吗？”

“我能。”薛剑说，“不过要请个公证人验证一下。”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薛剑就请了位戴着“纠察”袖套的工作人员做公证人。他俯身向纠察说了几句话，还用两只手指做了个“八”的手势。他转身对那男子说：“我已向公证人讲了拍了几张的数字。现在轮到你了。”

那男子热汗直流，不得已，也附在纠察耳旁说了几句话。他猜测薛剑的手势说拍了8张，于是他说：“我拍了8张！”

那位纠察一手拿过照相机，当众宣布说：“这位叫薛剑的人说他没有装胶卷，而第二个人说他装的是金奖柯达彩卷，拍了8张，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相机吧。”

那男子听了这话，知道自己上了薛剑的当，忙窜出人群，想溜之大吉。但哪里容得他逃跑，大家七手八脚，将他紧紧抓住。

纠察验看了相机，将它交还给了薛剑，将小偷押到滨江公园派出所去了。

假意露玩具手枪

戚君在昆明圆满地完成了一笔业务的洽谈任务。朋友送给他两件礼品：一只密码箱和一支玩具手枪。

密码箱新式而漂亮，正好用来放合同书和有关文件资料。玩具手枪也很精致逼真，而且功能奇特，一按扳机就能冒出火花，点燃枪口的电热丝，实际是只手枪形的打火机，他就放在裤袋里，以备抽烟之需。

飞机票和卧铺票都买不到，为了赶时间，他就只好坐硬席火车回来。那只密码箱放在货架上，和众多的旅行袋、提包杂在一起，非常引人注目，确实增添了他这个苏南乡镇企业供销员的风度和气派。但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几乎每上来一个旅客都要对它侧目而视。他不得不时时警惕、刻刻戒备。

车过山区，上来了几个山民打扮的彪形大汉。他们向货架上扫视了一下，很快就发现了那只密码箱，就相约着挤了过来，明明前面有几个空位，他们偏偏不坐，却围站在戚君的座位四周。看来他们要来偷甚至抢这只密码箱。

戚君经常出差，知道这一段铁路治安状况很差，甚至听说最近出现了路匪。他想把这只密码箱从货架上取下来抱在胸前，以防不测。但又想，这样做反而露了形迹，会弄巧成拙的。他们乡里有个采购员“老于世故”，乘车时将1万元现款装在蛇皮袋里坐在屁股下面，但照样被盗匪劫走。此刻他又想去找乘警帮忙，但夜间行车，乘警不知道哪里去了！怎么办呢？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便假意将身体和头侧向旁边一个漂亮的女乘客身上，像是瞌睡的样子。那正昏昏欲睡的女乘客被他粗鲁的动作惊醒了，厌恶地推了他一把，还咕嘟了一声：“不懂礼貌！”

戚君像是被惊醒的样子，一手从裤袋里带出了那支玩具手枪，又“欲盖弥彰”地赶紧将“手枪”塞进裤袋。

但这一细微动作已被几个彪形大汉发现了。他们吃不准这个“带枪的人”是什么角色，总之那锃锃亮、闪闪发光的铁疙瘩可是个真家伙，他们不敢鲁莽，尽管自己身强力壮人多势众，但也经不住真枪实弹的，于是彼此交换了几句耳语，在火车到达一个小站时，依次下车了。

火车开出了山区，天已微明，戚君这才松了口气，拿出了那只玩具手枪打火机，按动扳机，燃着了电热丝，抽了一支烟。他向旁边的漂亮的女乘客

道歉地说：“对不起，刚才有所冒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刑警智识假现场

某罪犯集团的骨干分子张某，正当公安部门通缉令发布之际，突然在一个雨天触电身亡了。是自杀？是他杀？老刑警队员王勇奉命侦察此案。

这天，晨曦初露，王勇带着助手小梁来到了死者现场。这里是一片颓垣废墙的破仓库，蛛网虬结，飞虫鸣唱。死者就倒在这座破仓库前的泥地上，面部无明显特征，穿一身极普通的工作服，上面沾满泥浆，脚上是一双新皮鞋，鞋底的花纹清晰可辨。他仰面朝天，手心朝上，手指搭在一根因失修而垂下的断电线上，头部有一处伤痕，旁边的石头上还有血迹……

小梁知道，老王在观察分析后便要考察自己是如何判断案情的，因此观察研究死者现场就特别仔细认真。他看到，老王在察看了死者那只搭在电线断头上的手之后，便开始专心研究起死者服饰打扮来。老王看来尤其对死者脚上的那双皮鞋感兴趣，他蠕动着嘴唇，在细加玩味似的。小梁也探身过去观察了一会，心想，不就是那双新皮鞋么，这上面会有什么大文章可做。死因是一目了然的了。

“小梁，他的死因是什么？”老王问。

“老王，这不是明摆着的么？从现场情况看，死者是因道路泥泞打滑，摔倒后，头部撞在石头上，手指触电身亡的。”

小梁说完后，王勇没有吱声，他在凝神而思。过了一会，才说：“你放过了两个极其重要的疑点。”

“哦？”

“你看到了死者脚上的新皮鞋，但没有注意到鞋底的花纹为何那般清晰可辨。这说明死者并没有穿着新皮鞋在泥地上行走，这也就不存在死者在泥地上滑倒摔伤的可能了。第二，现在死者的手指搭在电线的断头上，仿佛在告诉人们，此人是触电而亡。可是假象的制作者们恰恰忘了一点：人的手指背触电是不会致死的，因为指背一触电，手的筋会向里收缩，即可脱离电线。所以，由此推断，死者是被凶手杀害后弄到此处，而且故意弄脏了衣服，制造了这么个假现场。看来，他们是想杀人灭口！”

“对！老王，我服了！”小梁既惭愧又敬佩地擂了王勇一拳。

后来凶手被抓获，交待出杀人移尸制造假现场的罪行。

老侦探辨假古董

某省博物馆发生了一起珍贵文物盗窃案：一尊铸于战国时代的青铜鼎被窃。盗窃者相当狡猾，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文物不翼而飞，给破案增加了难度。这件重任落到刑警队长老王的肩上。老王是有名的老侦探，破过许多无头疑案。他接到任务后想：“罪犯盗得文物后一定会迅速销赃，说不定也会到风景区搞交易。”

第二天一早，老王带着侦察员小李来到风景游览区。老王和小李都换了便衣。他们一边佯装观赏风景，一边密切观察四周动静。这里鸟语花香，四季如春；奇峰怪石，古木参天。历代文人骚客游览于此，留下了许多诗赋，更有一些走私犯也趁机在这里进行非法交易。老王和小李逛了半天，并没有

发现任何异样的动静。小李有点泄气，笑老王太笨；“偷窃犯脸上一没刺字，二不挂牌，在这来回如梭的人群中寻找罪犯，岂不是大海捞针。”

老王又拉着小李往僻静处走去，凭老王多年的经验判断，罪犯为避人耳目还可能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成交生意。小李刚刚从警校毕业，头脑里有他破案的一套套办法，什么电脑处理、微电波效应……至于察颜观色，他认为并不是破案的高明手段。他见老王像猫逮耗子般的警觉，心里觉得好笑。突然，他俩眼睛一亮，同时发现了目标：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叼着烟卷，拿着一只青铜鼎走过来。这青铜鼎与博物馆被窃的那件一模一样。老王不露声色地走上前去，小李又紧紧跟上。老王走近小伙子身前，掏出一支烟说：“同志，对不起，请借个火。”小伙子很不情愿地将燃着的半截香烟递给老王，老王一边点香烟，一边暗暗地审视着青铜鼎，然后将烟还给小伙子，道了声谢。小李看得真切，见青铜鼎确实像博物馆丢失的那尊，想要认真盘问一下，却被老王用一个暗示性手势制住了。老王拉着小李转身走开。

小李不解地问“老王，你怎么能放他走呢？”

老王指点道：“那是假的，你看那个青铜炉刻的是什么字？”

小李回答道：“在公元前432年奉齐侯敕造。用篆体写的呀！”

“问题就出在这里，你想战国时期还没有公历。‘公元’是根据基督教纪年法制定的历法，这种历法是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诞生之日为起点的，而小伙子手里的青铜鼎上，居然采用了几百年之后才产生的历法纪年，难道有人真的能够知道若干年以后的事吗？因此，可以推断，这件青铜鼎肯定是后人仿造的假古董。”

小李恍然大悟，拍着脑袋说：“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呀！”

后来，他们想尽办法，终于抓住了真的罪犯。

李队长化验熔珠

某夜，一个办公室里发生了保险箱被盗的案件。从现场看，这是单人作的案，作案者十分狡诈，戴着手套，没有留下指纹，仅留下穿一双普通的男式42码解放胶鞋的脚印。但是，单有这一线索是无法破案的。

过了几天，过路人发现某公路边的一条河里，河水浑浊，以为有人跳河。经打捞，捞上来的竟是那只被盗的保险箱。保险箱已被熔割切开，箱内已空无一物。显然，作案者驾驶着汽车来到这儿，把空保险箱扔进河里。

经过仔细侦查，初步有了眉目。嫌疑犯是红光机械厂的青工张文，货车司机。但是要逮捕他，还缺乏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乘张文外出，公安局刑警队长李强检查了他晾在院子里的一条长裤。裤脚管上有好几个小洞洞，说明可能是用汽焊枪烧割保险箱时，火花溅到裤子上烧的。不过，光是几个小洞洞，还不能作为罪证，说不定他是在切割别的東西时烧的，也可能是抽烟不小心烧的。

李队长在张文长裤裤脚翻边里，找到几颗比圆珠笔尖的小圆珠还要小的金属熔珠，如获至宝地送到激光显微光谱仪下进行光谱分析。令人不解的是，小熔珠中多了一种元素二氧化钛。进一步调查后，弄清楚保险箱表面的颜料中，含有二氧化钛。也就是说小熔珠里的钛，来自保险箱表层的颜料。

罪证确凿，张文被捕了。公安人员从他的家中搜出了赃物。在审讯中，张文还拼命抵赖，大呼冤枉。

李队长严厉地驳斥他：“你以为扔掉保险箱，就可逍遥法外了？你想错了，激光显微光谱仪一照，你残留在裤腿里的熔珠露了原形。别人会冤枉你，激光谱仪决不会冤枉盗窃犯的。它用激光器作为发光源，通过透镜聚焦把激光集中在极小的区域内，直径只有十至几十微米，激光本身具有能量高度集中、方向性好等特点，经聚集后，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约万分之一秒内，使样品表面温度升到了1万摄氏度左右。在这样高的温度下，样品气化成为等离子体蒸汽，受激发光。经光谱分析，便可判定样品的化学成分。”

张文听罢，垂头丧气，万万没想到，几颗小熔珠竟使自己露了马脚！

民警推理擒惯偷

上海客运码头，一艘由大连开来的大客轮徐徐进港，停岸后，旅客们匆匆走上码头。

人群中，抢先钻出一位满头冒汗，神色不安的旅客，他站在码头上，注视着一个个从他身旁走过的人。很明显，他是在寻找什么。原来，在船快靠岸时，他憋不住上了趟厕所，可回到舱内，却不见了自己的旅行袋。他是来上海出差的，包里有不少钞票，以及公家的发票合同等。他慌了，想报案，可船已靠岸，怕来不及，便抢先挤出人群站在岸上，他想：拎他包的人肯定会出来。可是人都走光了，仍不见有人提他的包露面，他急得脸色惨白。

忽然，他看到前面有个穿牛仔裤、花衬衫的小伙子正提着他的旅行袋往外走。他立即上前去，挡住小伙子的去路，质问道：“你为什么拿了我的旅行袋？”

小伙子一怔，瞧了一下手中的包，说：“怎么，这包是你的？”

“当然，我不会认错的。”

“哦，对不起，我大概拿错了。”他随即将旅行袋还给了这位旅客，并且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外走去。

小伙子刚走到出口外，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瞧，面前站着一位威武的民警。

民警问小伙子：“你刚才拿错了别人的包，你自己的包呢？”

这……小伙子猝不及防，一时张口结舌，不知所对。“请你跟我来一下吧。”民警把小伙子带到了派出所。经审查，此人是个惯偷。

原来刚才小伙子还包给那位旅客时的一幕，正被这位民警看见。那小伙子在回答那位旅客责问时说：“……对不起，我拿错了。”这就是说小伙子自己还有一只包。既然他自己有一只包，那么在发觉自己拿错了别人的包后，就应该急着去找自己的包，但小伙子却径直往外走，这说明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包，也不可能是无意拿错包。民警正是发现了这一破绽，进而查出了小伙子原来是个窃贼。

郝队长烟头作证

在南方某城，有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子女在外地工作。老人因略有积蓄，于深夜被盗贼扼死，钱财被抢。

第二天上午，公安局郝队长在现场找到两个烟头。据了解，老人从不抽烟，因此，这烟头极可能是作案者留下的。郝队长推想，一定是作案者以某

种借口敲开老人的门，进屋后一边抽烟，一边与老人聊天，然后伺机作案。另外，还找到一个重要线索：老人手中捏着几根头发，显然，这是老人反抗，用手抓罪犯的头发后留下的。

经鉴定，死者的血型为 A 型。那几根头发是血型 B 型的人掉落的。这进一步证明，老人手中的头发是作案者的。而作案者的血型为 B 型。除此以外，在现场未找到其他线索。

郝队长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两只烟头上。烟头是作案者自己用纸包着烟丝卷成的，烟头很短，浸透了唾液。通过鉴定，唾液中的血型物质也呈 B 型，唾液中的上皮细胞含有 X、Y 两个染色体，属男性。郝队长心里有了一个谱。

郝队长思索起来：烟头是作案者用纸卷上烟丝做成的，说明作案者的经济能力有限，买不起现成的烟卷；作案者在作案前连抽了两根烟，说明他烟瘾颇重；最为重要的是，调头很短，浸透了唾液，说明作案者习惯于长时间把烟头衔在嘴里，直到烟头快烧到嘴唇，这才扔掉。一般来说，木匠、泥水匠常常有这样的抽烟习惯，因为他们的双手不停地干活，无暇用手指夹着香烟，于是就把香烟长时间衔在嘴里。

就这样，从小小的烟头中，勾画出作案者的形象。

郝队长着重从木匠、泥水匠中侦查，果然，很快就查到一个可疑的木匠。这个木匠一边叼着烟头，一边干活。在木匠离开后，郝队长取到他扔在地上的烟头。经鉴定，与作案现场遗留的两个烟头的特征完全一致。

经过进一步查核，终于侦破此案，逮捕了这个木匠，并从他家中搜出了赃款。

王胜制服监狱长

南方某城国庆节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杀者竟是监狱长刘章的妻子。司法界一片哗然，纷纷议论这是一起严重的劳改犯报复杀人案。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监狱长刘章给拘捕起来了。

第一次审讯开始了，沉默寡言又性格倔强的刘章慢慢走进预审室，迎接他的预审员竟是老战友王胜。刘章是老侦察员出身，内行对内行，第一次审讯一无所获。刘章反而连连摇头叹息：“老战友，我真为你害羞。我的妻子被杀，我是原告，现在倒成了被告。吃了几十年预审员饭，你连这点常识都忘了？唉！”

王胜笑笑，令人将刘章押下。他翻阅了大量卷宗，苦苦地分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胜决定第二次审讯。

王胜漫不经心地问一句：“你 9 点零 5 分讲完话离开会议室，到哪里去啦？”

刘章信口而答：“到厕所大便。”

王胜再问一句：“什么时候回到会议室的！”

刘章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大约 9 点 15 分吧。”

“你近来身体有病吗？”

“没有。”

“既然没病，为何改变了你早上起床后大便的习惯？这习惯你已有 20 多年，众所周知啊！”

“这仅仅是你的分析。”

王胜不置可否地笑笑，继续追问：“你不是外行。根据死者胃内残食的检验，她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9点25分左右。罪犯行凶时间，正是在9点15分左右，这也是你离会议室的时间。你回到会议室的正确时间是9点20分，由会议室出来到你家里，来回时间只需6分至7分钟，你在家呆了8分钟。这8分钟足够你与死者周旋了。”

刘章恼怒了：“你对我个人时间的安排，完全是分析，简直是天方夜谭。有这么审讯的吗？”

王胜突然又发问：“你这上衣胸前的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刘章恨恨地瞪了王胜一眼，差不多要失声痛哭了：“想不到昔日战友说这种绝情的话，我进入现场，看到心爱的妻子倒在血泊之中，能不冲上去抱着她呼叫？何况，沾上血迹时，早就有人在旁边证明啊！”

王胜剑眉怒竖，鄙夷地审视着刘章：“别演戏了！沾上去的血迹，应该是块状形；喷溅上去的血迹，根据不同的物质，分有爆炸点状和群点状。这点常识你应该懂得的。你这件黑色毛呢制服上，有你故意沾上去的块状血迹，为何又有喷射状的血迹呢？”

刘章一时无言答辩。沉默……嘴唇咬得发紫；紧闭双眼，直闭出泪滴。他猝然嚎哭：“请你看在老战友的情义上，关照一下我的孩子吧，也好让我死得心安些。”

看王胜缓缓地地点了点头，才抱头痛哭，连连泣诉：“我怀疑妻子跟人通奸，她便不愿跟我同房，我恨这女人。那天会议开到中途，我假装解大便，溜回了家。她正给表哥写信，我戴好手套举起早藏好的犯人用来锤碎石的小铁锤，将她砸死，想让别人怀疑是劳改犯作的案。我反锁上前门，从后窗跳出溜走了。我杀她时，那血却喷射在我的呢上衣上。我穿的黑毛呢制服，一般人看不出。10点后我约人一起去我家拿香烟，是为破坏现场的。我故意抱着她的头大喊大叫，让她的血污染自己的上衣。谁知，还是在块状血迹中暴露出了喷射状血迹。老战友，我服你，真服了你这么细心。”

王胜沉痛地说：“别多说了，我会照顾好你的孩子。”

庄所长明察刀伤

傍晚，一条由县城通往郊区的小道上，倒着一个中年汉子。他身上汩汩地流着血，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嘴里不断地呻吟着：“快——快抓强盗！”

行人发现了这种情况，立即打电话告诉城郊派出所。所长庄克俭闻讯立即骑摩托车赶到现场。

经检查，中年汉子是中刀受伤的，他携带的工作证证实他是工厂的会计，名叫余雄，身边有一个装钞票的公文包，里面却是空的。初步印象是这个人碰到了拦路抢劫犯，凶犯显然是在伤人夺款后逃走的。

再细查一下，发现这个中年人身子很壮实，所受的刀伤在肩部下边，穿刺并不深，虽然出了些血，但不至于昏迷。庄所长问余雄：“凶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余雄用手向前一指：“大概是朝这个方向。”

庄所长继续问道：“你被盗走了多少钱财？”

“可能有一万多元。”

“大概”“可能”都不是确切的回答，这就引起了庄所长的怀疑，他就

进一步追问：“凶犯向你刺了几刀？”

这个问题，余雄回答得十分肯定：“只刺了一刀！”

于是，庄所长再细看伤口，发现那刀伤的周围有细微的伤痕。由于查看伤口，余雄的棉袄是敞开的，庄所长辨认了一下之后又问道：“当时你的棉袄扣了没有？”

“棉袄是扣着的。”

果然在那件棉袄上有一个利刀的刺破口，但庄克俭凭此立即作出了判断：“你就是罪犯！”他吩咐民警小李将余雄押回派出所。

经过庄所长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到余雄这几天频频赌博，输了一万多元钱的公款。在预审余雄时，庄所长说：“是你自己露出了破绽！”

余雄张惶失措地瞪大着眼睛。

庄克俭说：“因为一刀透过棉袄刺入身子的伤口应该只有一个，不会留下那些细微的伤痕！”

余雄脸露懊丧的神色，但他强辩道：“以前我手上也曾被人砍过一刀，旁边是有小伤痕的。”

庄克俭冷笑着说：“对此，我们早已调查掌握了，你以前曾与人斗殴打架，被人刺伤过，但手是赤裸在外面的，刀尖触及旁处，所以留有余痕，你这次穿着棉袄，刀被棉袄裹着就不可能触及别处。你别以为自己聪明，实际上是笨拙的做法！”

余雄无奈，只好承认了自己刺伤自己，以推说被人抢劫来弥补赌输了公款的罪行。

司机冷藏车囚敌

傍晚时分，一辆冷藏车在沿江公路上急驶。忽然路旁有个姑娘挥舞双手，要求搭车。驾驶员安奇是个乐于助人的年轻人，尤其对孤身女子的求助，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知道这一带治安情况不太好，随便带人恐有麻烦，所以他对此深感犹豫，但车却停住了。

那姑娘已拦在车前，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今天到乡间采风误了班车，请帮忙带我一段，让我能按时返校。”

安奇见那姑娘果是学生模样，胸前还佩戴一枚名牌大学的校徽，便打开车门，让女学生登上驾驶室中，坐在自己的身旁。

姑娘疲惫不堪，饥饿难耐，坐定后就从挎包里拿出面包充饥。她吃着吃着忽然省悟地说：“太不礼貌了，师傅你也吃一点吧！”说着递过一只面包给安奇。

安奇双手紧扶方向盘，摇头加以拒绝。

姑娘自我抱怨说：“我太傻了，驾驶员开车不能分手吃东西的，喏，吃块巧克力吧！”说着递过一块精致的球形糖块，还补上一句：“这糖又好吃又有营养。”她脸上绽开了美丽的笑容，似乎比这巧克力还要香甜。

安奇刚想张口拒绝，那巧克力已被送进了他的嘴里，他只得点点头表示谢意。

车驶过一片树林时，姑娘让安奇停停车，她要去树林里方便一下。虽然安奇的任务十分紧急，但也只好答应她的要求。

姑娘进入小树林后，那里正有一个粗壮的汉子等着她，两人交换了几句

话后，又回到了卡车旁。此时安奇已在车上昏睡过去，姑娘发出得意的笑声：“这傻小子果然上当了。”

原来这个所谓的女大学生是个劫车犯。当即她和那壮汉将安奇推向一旁，驾着冷藏车直驶海滨。

海滨正有一艘小船泊岸，船上装着走私物品，走私团伙就将物品装进车厢里。那个壮汉用力将昏睡着的安奇掐了一把，并猛地将他推下车去，见安奇昏睡得一无反应，壮汉和“女大学生”才放心地一起去帮忙装车。

就在这时安奇睁开了眼睛，他候准当所有的走私者都在车内装货时，猛地跳起身来，从车外用铁门插上冷藏车的车门，将那些人紧闭在里面。

原来安奇是公安局的侦察员。今天探得消息，走私犯要在这一带活动，所以侦察员纷纷出动，但公安局车少人多，安奇就借了辆冷藏车外出侦查。当他遇到“女大学生”时，就心存疑窦，特别是对那块“巧克力”特别警惕，把它压在舌头底下。当“女大学生”下车方便时，他掰开巧克力一看，果然内有麻醉粉末，他就假装昏睡，将计就计地跟车来到海滨，凭着他平时练就的过硬本领，经住了那壮汉的一掐一推，憋住劲不发出声音，这样，那伙走私犯被他困在了冷藏车箱内。

那帮歹徒在车内大吵大喊，又推又撞。安奇在驾驶室里开动制冷器……车开进公安局，安奇拨开门门，将一只只冻得哆哆嗦抖的“冻鸡”押了进去。

在恐怖房间里

在公安学校，为了培养学员的分析判断能力，教师往往要出些难题，让大家寻求答案。

一次，教师出了这样一个考题：西方某国有一个旅游区，总经理为了刺激旅客的兴趣，布置了一个“恐怖的房间”。这个房间漆黑一团，也空无一物，并无可玩之处。但通往这个房间的长长甬道却布置了道道关口，如软绵绵的楼梯、脚一踩就会陷下的地板、手一摸就发生触电的通电墙壁，这些机关使人提心吊胆，却也给人带来新奇和乐趣，所以游人不断。

有一次，有位著名的侦探同助手一同去参观，在“恐怖的房间”里，发现一具被杀者的尸体。侦探用钢笔电筒照射，发现死者背部有两个枪洞，都命中在心脏区域，还不断流着鲜血，据枪眼的大小及形状可判断出凶手开枪的地方约有4米之远。奇怪的是在现场漆黑一团的情况下，凶手究竟用什么方法射准被害者的要害？

后来，侦探来到这个旅游点入口处物品保管处，查看所有嫌疑犯所暂寄的东西。发现了一只水彩盒子，经检验，盒内曾放过一样东西。于是这个侦探立即根据这个盒子找到了杀人凶手。

同学们听完了这道考题，都陷入了思考。其中王强同学思路比较敏捷，抢着回答说：“凶手是在入口处就枪杀了被害者的，因为那里光线明亮，能够瞄准目标，然后他用手帕捂住枪口，挟着他经过甬道，进入“恐怖房间”拿掉了手帕，于是鲜血汨汨流出，凶手便逃之夭夭，那块手帕原是装在那水彩盒子里的。”

他的话刚完，便有同学李惊雷发出异议，他说：“王强同学的分析有几点很难令人信服。首先，一般来说，手帕是装在口袋里的，没有必要事先放到水彩盒子里。还有，如要挟住一个人通过一段路是比较吃力的，更何况那

长长的甬道中布满了各种机关，这使凶手很难做到。”

王强是个要强的同学，见平时闷声不响的李惊雷居然一下子发出“惊雷”，感到很不服气，一反问道：“那么请您说说案情的真相吧！”

李惊雷不慌不忙地说：“那水彩盒里装的是胶状磷，凶手在过道里接近过被害人，将磷涂在他的预定部位上，到了‘恐怖的房间’，他对着磷光开枪就射中了要害，磷光随着枪弹燃烧而消失，所以不见影迹。侦探只要查找物品登记表册，就不难找到凶手了。”

教师肯定了李惊雷的答案，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分析判断能力。

李惊雷谦虚地说：“我是受了柯南道尔的名著《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启发，将来工作时，遇到问题千变万化，还要好好实践哩！”

陈毅的外交妙语

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某国新闻记者问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

像这种涉及国防机密的问题，一般可以用“无可奉告”的话把它挡回去。不过这样太严肃了些。风趣的陈毅此时很有开玩笑的雅兴，他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

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那个日本记者这时就不能再问下去了。

196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一时定不下来。

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笑着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你是总统，我是元帅，我给你当参谋长，你要不要呢？”

苏加诺总统笑道：“当然要啊！”

“好，既然你要我给你当参谋长，那么你就听听我的意见——关于地点……”

陈毅幽默风趣的话使苏加诺总统大为赞赏：“我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话，从来没像你谈话这样轻松……好吧，地点问题我同意你的意见，关于时间问题也好商量。”

“你这个统帅不错，还听了我一半意见，”陈毅继续笑道，“说明我这个参谋长还可以当下去呢！”

郭沫若改联救弱女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他在参观梵音洞时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副对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春在哪里”。他觉得这副对联反映的思想很消极。再翻一页，

上面赫然写着一首绝命诗，诗尾署着当天的日期。郭老看后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

不一会，工作人员领来了一位神色忧郁、行动失常的姑娘。他就是笔记本的主人。经了解，这位姑娘名叫李真真，考大学三次落榜，爱情也遭受挫折，于是决心“魂归普陀”。

这时，郭老耐心开导她，十分关心地问道：“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了这样的基础，是大可作为，大有前途的。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

姑娘不知面前的长者是谁，只见老人如此慈祥 and 善解人意，便点了头。

郭老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

姑娘看后感动万分。她虽然不认识郭老，但猜想他一定是个有学问的首长，就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后，奋笔书赠一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二百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

李真真仔细阅读，好像见到了楚霸王破釜沉舟大破秦军的壮烈场面；又好像看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历史情景；还想到蒲松龄落第后志不消沉，创作了不朽杰作《聊斋志异》……这副对联不正是“事事难成事事成”的最好注脚吗？姑娘请求签名，以作留念。

郭老写上了“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姑娘一见，惊喜万分，原来他就是大文豪郭沫若！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胆作诗向郭老表达谢意，诗曰：

梵音洞前几彷徨，

此身已欲付汪洋，

妙笔竟藏回春力，

感谢恩师救迷航。

李伊妙答法国妞

安娜是法国巴黎的一位漂亮的小姐，一次她被外交部邀请去当舞伴。几次下来，她认识了一位叫李伊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随员。

李伊是个幽默风趣的小伙子，安娜和他混熟了，就常和他开玩笑。

在一次舞会上，安娜又和李伊相遇了。她一边跳舞一边问道：“李先生，法国小姐和中国小姐两者当中，你喜欢哪一国的多一点呢？”

面对着漂亮迷人的安娜小姐，李伊一时觉得有些为难，心想：“如果说喜欢中国的小姐多一点吧，既有背外交礼貌，又可能要使安娜小姐伤心；如果说喜欢法国的小姐多一点吧，虽然讨得了安娜小姐的欢心，但自己是中国人，有损民族的自尊心，总之是进退维谷，这安娜小姐真是有点恶作剧了。”

李伊抬头望着安娜小姐，见她的目光中大有揶揄的意味，他灵机一动，说：“凡是喜欢我的小姐，我都喜欢她。”

安娜小姐嫣然一笑：“李先生，你的话真是绝妙！”

外交官唇枪舌战

在国际会议上，各国外交官往往为维护本国的国格和自己的人格而展开激烈的唇枪舌战。

一次，有位西方外交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对一位中国外交官说：“如果你们不向美国保证，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显然就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这位中国外交官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反击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无须向别国作出什么保证。请问：难道你们竞选总统也需要向我们作出什么保证吗？”

那位西方外交官一时语塞。但他不甘心自己的论战失败，蓝眼珠骨碌转动几下，换了一个话题：“阁下这次在西方逗留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否对西方有了一点开明的认识？”

中国外交官听出对方在挖苦自己，马上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阁下不知道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吗？40年前，我在巴黎受过高等教育，对于西方的了解我比阁下少不了多少。十分遗憾的是，阁下对东方的了解可真是太少喽！”

那位西方外交官反受其辱，只得哼哼哈哈地又把话扯到别处去了。

李连庆妙驳记者

中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李连庆，是位颇有声望的外交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印度记者突然向他提问：“据说，中国在新疆帮助巴基斯坦试验核武器，对此，大使先生有何感想？”

奇峰突起，咄咄逼人。喧嚣的会场一下静了下来。因为谁都明白中、印、巴三国的微妙关系。

李连庆当即严正地说：“据说是一个推测用语，而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使用这样的词语是不够慎重的，据谁而说？证据何在？中国一贯主张销毁核武器的原则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她自己制造核武器，也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以致最终销毁核武器，怎么会再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去试制核武器呢？”

李连庆的应对，先行回绝对方提问的合理性，再则正面阐明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进退有度，鲜明有力。

才女巧解新三纲

任嫣然是个女大学生，她的口才好，在全校是有名的。

一次学生会举办智力竞赛活动，任嫣然自然被推为本系的代表参加。不过，在抢答题时，竟差点出了洋相。

主持人出的题目是：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指的是什么？

正确的答案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任嫣然一不当心，回答成：“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刚好把三者的关系弄颠倒了。赛场上的一片笑声洪水般涌来，简直可以把任嫣然淹死。

主持者正要为任嫣然打分：自然是要扣十分。在这紧急关头，任嫣然手按话筒朗声说：“诸位不要笑嘛，我这‘三纲’是新‘三纲’，与古代的古

‘三纲’完全是两码事。”

主持人说：“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个新‘三纲’嘛。你倒是解释解释看。”

任嫣然扫视了一下整个赛场，赛场上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洗耳恭听。她这时才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即兴演讲：“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主人，而领导者，不管官职多大，都是人民的公仆，岂不是‘臣为君纲’吗？我们的国家以计划生育为国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于是孩子在家庭里都成了‘小皇帝’，岂不是‘子为父纲’吗？许多家庭中，妻子的权力一般都超过丈夫，所谓‘妻管严’、‘模范丈夫’不是为‘妻为夫纲’作最好的脚注吗？”

台上台下一齐叫好。鼓掌声超过了刚才的嘲笑声。

主持人用话筒向全场宣布：“鉴于刚才这位选手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我宣布，这道抢答题加 20 分！”

著名作家的妙语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

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 48 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

陆文夫幽默地答道：“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

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作而驰名文坛的中国当代作家谌容，一次去美国访问。

她应邀去美国某大学进行演讲时，其中有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请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

谏容应对如流：“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呢！”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

金斯伯格赞赏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

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停下来，然后他对梁晓声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毫不迟疑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好吗？”

梁晓声不知是计，欣然答应。

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遮镜板“啪”地一声响，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说道：“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坏？”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

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

梁晓声的形象和声音将会由摄像机转告给广大观众。

此时，无论梁晓声回答“是”，还是回答“否”，都是笨拙的。但梁晓声刚才是答应用最“简洁”的一两个字回答问题的呀。因此不按照应诺的条件回答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对方是蓄意要出他的洋相。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问您一个问题：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梁晓声把话筒口转向英国记者。……

庞泰大树作指南

以庞泰为队长的十人科学考察队，决定到一座森林完成一项科学考察任务。但在进入森林之前，他们必须先通过一片30多平方公里的烂沼地。

这日，庞泰他们出发的时候，偏又遇上了个浓雾天气。10个人各自背着各种仪器设备，每人手中还握了一根准备在烂沼地里探路的木杆，在一位熟悉地形的向导的带领下上了路。

不久，他们就进入了那片有名的烂沼地。此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按常规，这种大雾天，在几个小时后浓雾散去，必定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可是，这日的大雾，不但不散，反而愈来愈浓，浓得人在二三米之外，就根本无法看清对方了。那位本地向导，起先还能凭着记忆，领着考察队员，手拉着手向前行进，当领着大家来到前面的一条极其危险的陷泥河时，向导三转两转，一下子迷了路，走了半天，还是兜回了原处。偏偏队员们都忘了带定向仪。

向导急得眼泪汪汪，队员们也一个个走得筋疲力竭了。情势很是险恶，因为这片烂沼地是一条大江支流的延伸带，每天下午3时左右江里涨水时，便会把这烂沼地全部淹没。而前面的陷泥河就更危险，一旦人被陷入稀泥之中就很少有生还的可能了。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经验丰富的庞队长。庞泰撩了撩银发，缓缓地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辨清方向。”

“都怪我太自信，忘了带指南针。”向导带着哭声自责道。

“我这里倒有一个办法：一般说来，树向阳的一面都枝叶茂盛，树头大；背阴一面，树头小。树干呢，是向阳的一面长得粗糙；背阴的一面长得比较平滑。这都是受光照多少而造成的差别……”

“队长，您是说，树头大、枝叶茂盛、树干粗糙的一面是南面，反之树头小、树干平滑的那面是北面？”队员们忙问。

“对！就是这样。”

向导根据庞泰的提示，找到了活的“指南针”。不一会，便在浓雾中把考察队员领出了烂沼地。

中学生牛腹取钉

驼背李老汉驾着牛车赶集回到家，把在集上买的一捆菠菜和给儿子打家具用的一包铁钉朝牛车旁一放，就去酒店喝两盅了。

等到驼背李老汉喝了个痛快，回到牛车旁时，发现牛车旁除了一张包铁钉的纸外，一捆菠菜和一包铁钉全部给那条精壮的水牛吃掉了。

“哎哟，我的娘！牛把铁钉吃到肚子里了。这……这叫我怎么办呵！”

李老汉急得团团转，看着不进食的水牛，只是一味悔恨自己不该去喝那杯酒。恨来恨去可总是没有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放学回家的儿子，这个高三理科班的学生看到父亲愁成这个样子，动开了脑子。

他想：如果给水牛动手术，从胃里取出铁钉，此事很费劲，家在农村，也不现实。那么是否有既不用伤及水牛、又可安然取出铁钉的办法呢？想着想着，突然，一个点子在他心中跃出。“爸，有办法了，我能把铁钉从牛肚子中取出来了。”

“噢——你怎么办？”

“爸，你先去设法搞块核桃大的磁铁，和一根细长的尼龙绳来。”

一会，老父亲弄来了磁铁与绳子。儿子把磁铁牢牢地系在尼龙绳的一端，然后用竹片把牛嘴撑开。他让父亲扳好张开的牛口，自己把系着绳子的磁铁送进牛的咽喉。

水牛把磁铁咽到了胃里。此时，儿子再把磁铁慢慢拉出。只见上面果真吸有六颗铁钉。接着，父子俩如此三番地进行了几次，吸出的铁钉愈来愈多了。

过了几天，本已不进食的水牛，逐渐恢复了正常。

陈佩斯“连升三级”

陈佩斯自幼喜欢电影，梦想当一名演员。然而，可能是干一行怨一行的缘故，他的父亲著名演员陈强赌咒发誓，决不让儿子沾文艺的边。陈佩斯也决不听父亲的话，当演员的志向始终不变。

“文革”期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总政话剧团招生，陈佩斯瞒着父亲，都偷偷报了名，只因陈强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未被录取。陈佩斯

虽然屡屡受挫，但并不灰心。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招生，他仍去报名，这一次时来运转，他被录取了。

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到总政话剧团《万水千山》剧组帮忙，扮演一个抢包袱的匪兵。这虽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但陈佩斯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发挥了自己全部的创作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活龙活现。

在排练中，陈佩斯绞尽脑汁，精心设计了三个细节。

第一个是，在打仗时，他背后响了一声，他把脑袋一甩，帽子掉了，然后回头大骂另一个匪兵：“瞎了眼了，你他妈的往哪打？”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第二个是，他扶一个匪兵逃跑，途中，这个匪兵烟瘾发了，就点白面儿吸着，他在旁边“馋涎欲滴”，忍不住用撩着烟也吸起来。观众被他那滑稽、贪婪相逗得忍俊不禁。

第三个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匪军官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抢了他的帽子戴上，把自己的军官帽硬塞给他。他拿着军官帽，戴也不是，扔也不是，最后灵机一动，解开衣服，藏在里面。这一招，博得观众一片喝彩声。

导演见陈佩斯确实有“两下子”，于是，“提升”他演匪班长。匪班长戏多了，他更有了发挥的机会，他又演好了。

导演又“提升”他演匪排长。到《万水千山》拍电影时，陈佩斯已“连升三级”，演一个像一个，真可谓身手不凡。

陈佩斯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力求在“小角色”身上做出“大文章”把龙套当作演员，把普通演员当作主演来演，终于越演越好，成为当前活跃在银幕上的著名演员，圆了他的“从艺梦”。

马季巧喻教姜昆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师从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学到了演技，也懂得了做人。他在成名后，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当今活跃在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姜昆，就是他的学生。

姜昆很有才华，学习也很努力。但他写相声段子时，一写就是写唱的。马季发现了这个倾向，感到这固然是因为姜昆嗓子好，想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但是只写唱段，不利于全面发展，提高技艺，也不完全符合相声的表演规律。为此，马季总想找个机会向姜昆指出这一点。

一天晚上，姜昆来到马季家，见马季正在做晚饭，但问道：“你在做什么饭吃呀？”

马季答：“炒饼。”

姜昆问：“早上吃的什么？”

马季答：“炒饼。”

姜昆又问：“中午呢？”

马季答：“还是炒饼。”

姜昆很有感触地说：“呵！你怎么搞的，一天三顿都吃炒饼。”

马季朝姜昆一笑，说道：“其实，吃饭和你那聊话（即相声段子）一样，总吃一样饭就让人腻，只有隔三岔五的变变花样才有新鲜感。再说，要想把饭作好了，就得练着蒸花卷，闷米饭的本领……”

这些话听来寻常，好像师徒两人在说相声似的。但其中富有深意。姜昆

是个聪明人，知道老师在点拨自己，炒饼就算好吃，也不能一日三餐当饭，自己嗓子再好，也不能老是唱着说相声。从此姜昆不仅丰富完善了唱段的写作，也不断开拓新的表现手法，从而使自己的相声技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尴尬场面出妙招

一次，在北京香山饭店，一位青年书法家正在当众挥毫泼墨。围观者很多，求字的人也不少。

突然，在场的一位美国可口可乐的部门经理也要求给他写一幅字，而且提出了书写的内容。内容是：孔子曰：“可口可乐好极了！”

这个要求可让青年书法家为难极了，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从没见过“可口可乐”这洋玩意儿；就是见了，他会替可口可乐做广告吗？

他实在无法下笔。不过他也知道那位美国人并无恶意，只是文化观念不同而已。要是不写呢，不仅让那位美国朋友扫兴，也影响到两国人民的友谊。

他正搔着头犹豫不决时，在一旁的他的老师鼓励他大胆地写，没关系。他只好如实照写了。

写完后，老师又让他加了一行字：“一位美国朋友的梦想”，他顿时明白了老师的用意。这一行字加得太好了，他就很快完成了这幅书法作品，既无损孔子的形象，又满足了外国友人的要求。

在场的观众都叹服书法家师生的这一招，连那位美国朋友也乐了。这样一写，把中国古代的圣人和现代美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幽默风趣溢于纸上。让孔子说一句话变成美国朋友的美好意愿，突出了孔子在外国友人心目中的崇高的地位，弘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这一尴尬场面想出的计策，真可谓绝妙之至！

南长甩出杀手锏

1984年10月的某天，中国、突尼斯 STAP 和科威特石油化学工业公司的三方代表，就合资建立化肥厂事宜进行谈判。

早在3个月前，中国和突尼斯经过几次会议，把合资办厂的地点设在条件优越的秦皇岛港。仅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突双方就动员了10多名专家费时3个月，耗资20多万美元才定下来。可是，后来加入合资项目的科威特的石油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却不同意这个报告。

这位董事长在科威特的地位仅次于石油大臣，威望很高。他还是国际化肥工业组织的主席，以他为代表的公司在突尼斯许多企业里拥有大批股票。为了显示他的权威，他断然表示：“你们前面所做的工作都是没有用的，要从头开始！”

“说得倒轻巧，20多万美元就这样扔到东洋大海里去了吗？”中方的当地的市长心里很是痛心，但面对这位拥有巨大权威的董事长，他的一切解释全是多余的。退让是没有出路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只有……

他沉思了片刻，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说：“现在我代表地方政府声明：为了建立这个化肥厂，我们特地安排了一处靠近港口、地理位置优越的厂址。也为了尊重我们的友谊，在许多合资企业表示要得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时，我们都断然拒绝了。即使这样，这些合资企业还在等待机会。现在如果按照

董事长的提议，重新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使事情无限期的拖延下去的话，那我们地方政府只好把这块地方让出去！而且明天就可以出手。现在我还要去处理别的事务，十分抱歉，我只能宣布退出谈判。下午，我等待你们的最后决定！”

市长严肃地发布完声明后，立即走出会议室。中方的一位化工厅长不知是计，喊着追出去，叫他不要把事情闹僵。

在走廊里，那位市长朝化工厅长嘻嘻一笑说：“不来这个杀手锏是毫无办法了。我想，下面准会有好戏看的，我为什么要走呢？我是回我的房间去，就等这场好戏的结局了。”

过了半小时，有人敲开了市长的房间，告诉他说，他的杀手锏果然厉害，那位董事长“强烈要求迅速征用秦皇岛的厂地！”半天后，会议纪要出来了，里面有“科威特的石油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强烈要求迅速征用秦皇岛的厂地”等语。

三方代表在“干杯”声中，为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最终划上了一个句号。

